

兵法測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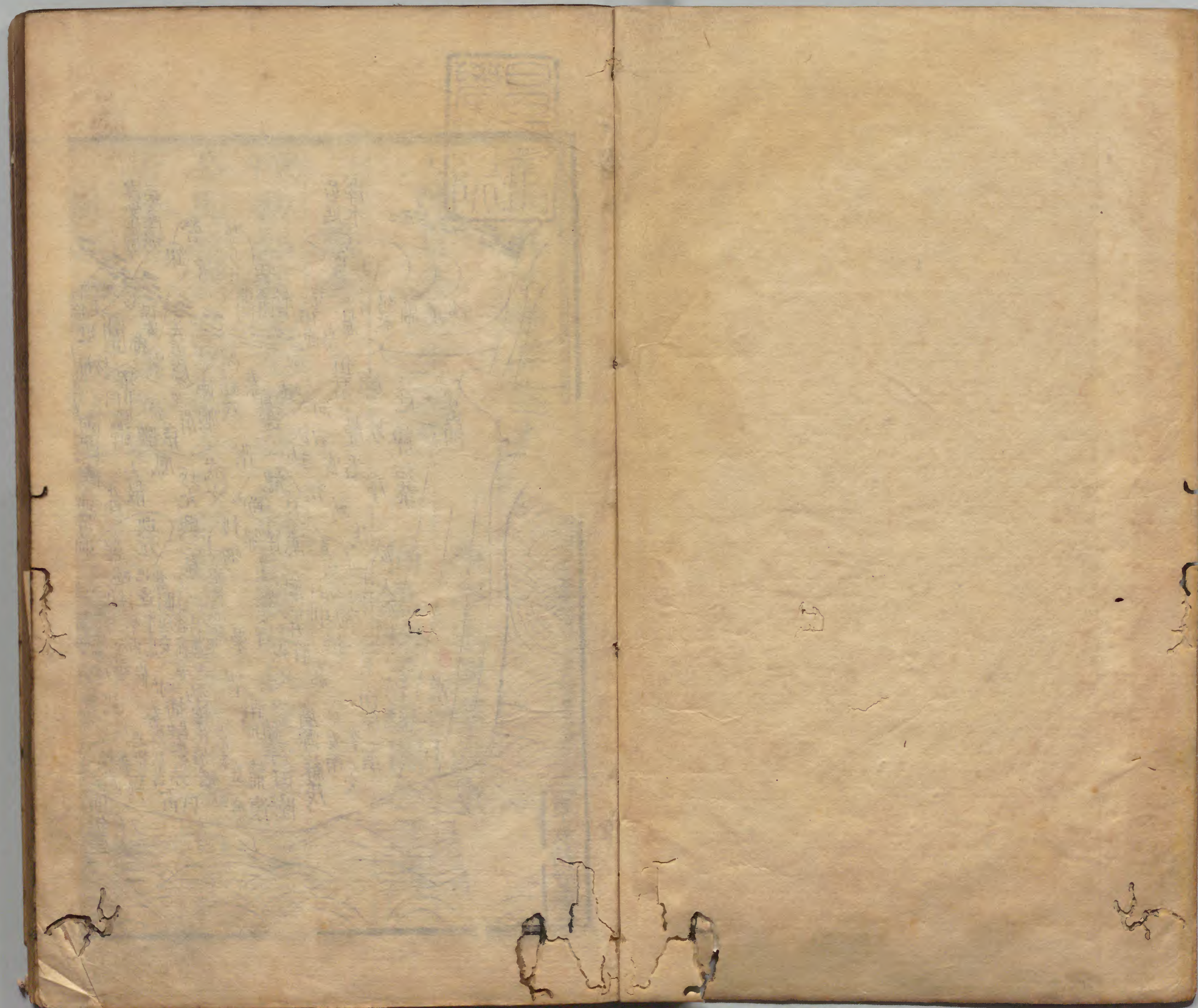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五
一	七
八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類

內閣文庫	
九	五
九	五
三	八
架	冊
函	號
類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55
冊數	8 (2)
函號	299 254

一之田







東坡指掌圖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淺草文庫

陳眉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隱公

元年初鄭武姜生莊公及叔段。慶共叔段欲立之。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制鄭險邑也。以叔段之勇能袒裼暴虎。而又據險。

邑焉難勝之矣不得已而請京段已失其用武之

京必肥沃之地故夫人請之然地不論肥瘠期于得用耳

地乎京之衆必素為莊公用而不為段用故以二

百乘伐京而京旋叛是莊以京制段而段不知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

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

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

不堪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既而大叔

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

何無生民心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

大叔動而公靜故為公所制

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已邑

至于廩延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

啓之

周襄王即位惠后欲立其小子叔帶不克其後叔

帶以翟師伐周叔帶遂入此與叔段相類莊公之

北秦昭王故難夫人

難難于夫人耳

不先不後公聞其期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

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

鄆如二君故曰克。

先儒譏莊公失教以至用師然段有奪宗之計豈教訓所能止之耶

讀大叔于田之詩則段固鄭雋公子也國人戴之

若早為之所則無解于夫人故須得

夫人啓之不太偏哉莊公善兵若不早為之所而

其師期以為兵名

實緩急得宜及時而發經曰克傳曰如二君難之

也惟其難益見莊之能用兵矣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

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

二年鄭復伐衛討滑之亂

滑共叔段之子必其才有足自立者故衛為之取

衛人立滑欲俟鄭之間而入之耳

邑而鄭以王師討衛是欲張義聲于天下此用兵

之正也

請師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

自其臣欲往而其君弗許乃有竊兵符如公子無

忌者矣又有固請而行若公子翬者矣

三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

又娶于陳曰厲嬀其姊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

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弗聽

兵利器也。苟非其人。則盜之以釀亂。故慎言之也。

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恐與厚之難也。碯告老也。為州吁弒

起君

古今多有父子異趣者。若郤氏父子。顏氏父子。皆

是也。可以諫其君。而不能禁其子。權勢所在。亦可

畏哉。

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

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

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宋人許之。於

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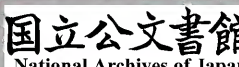
東門。五日而還。石厚問定君于碯。碯曰。王覲為可。以陳桓公有寵于王。朝陳使請。厚從州

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陳人執之。而請洩于衛。衛人殺州吁。石碯使人殺石厚。

州吁才不如段。然衛桓之弱。不若鄭莊之能也。以

石碯之忠。誘之出境。而始圖之。無論請之陳。而陳

執之。即陳人不聽。碯亦必能以衛眾拒禦之。使不



得入矣。先武欲并謝躬之衆，而誘之使出，亦此意也。

公問于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州吁之善石厚，本欲安借之心，故身用兵而借居國，豈知變自內起哉？故用兵未必失。

吁之出，此不得已也。欲假治兵以威其民耳。夫後

之國無人焉，乃自敗也。

世逆取，順守者有之矣。吁乃逆取而逆守之也。

阻兵則安忍。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

廖化以姜伯約。

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夫兵猶火也，弗

戢將自焚也。虐用其民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為兵不戢必自焚。

州吁與楚靈王相類，以不義得國而皆好武，故不

所失之期又當論勢不得一概。

保其終。但楚大衛小，失之有遲速勢耳。若劉先主

之對魏太祖也，以阻兵安忍曰莫已若，是蚩尤智

伯復見于今，則非其倫矣。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凡亂臣之無將，未有不竊兵柄者。書翬帥師，誅其

志也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始見徒兵。

春秋時皆車戰。步騎則始于戎狄。而後乃浸淫于中國矣。步兵輕脫。後世習用步戰。以步戰易于出奇也。惟車戰恒以正。故奇兵藏于陳內。步戰恒以奇。故奇兵藏于陳外。所謂古之奇奇于陳內。今之奇奇于陳外也。蓋步騎車三者各有長短。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當以長擊短。然又須度地勢。若岳

武穆之趣襄陽也。李成迫戰。左臨襄江。武穆笑曰。

此法殊易。知成草寇耳。故不知。

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十萬何能為耶。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

大事。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

齒牙骨角毛羽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

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皆於農隙

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

左氏兵法則要卷之一 六 劍開齋

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歸而飲至以數軍實
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飲于廟以數車徒
器械及所獲也

伐狐擊兔以傷大業君子譏之若趙武靈王變服
而從胡俗未嘗以為病者以其有遠畧也

鄭人侵衛牧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
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難知如陰潛軍固難知哉然三軍者形也見形而
畏是為形所懾也不虞制人無間諜也為制人所

敗亦非節制之師矣節制之師必我之體先立雖

敵人顛倒用之而不可敗者也

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北制之人曼伯子元之軍也六月鄭

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

可以師

衛以燕師伐鄭借力于人以快其忿而已若無與

焉者安能必燕為衛用命乎燕必不傾國來而鄭

則全師待之燕且不能敵鄭之三軍况制復出奇

左氏兵法要
耶。虞不虞皆敗道也。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

此亦有意

行人之辭其變無端也

其情急而其辭直，直可也。忿不可也，然求救而激其詞，亦是深于致人。戰國策士多用此術，特魯人素弱，非求伯者，未可以權激也。

魯本憚于出師，以此謝宋，謂行人失辭耳。

六年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

王猛于晉亦以此爲言

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隣，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

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

惡不可長。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凡人求成，無論情與形，皆不當直拒。

鄭亦勁國也，以鄭求成而陳不許焉，則其失在陳

矣。此孫子論兵而曰：必合諸侯之交也。

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

戎伐王之行人。而衛不能救。宜其世有戎狄之患矣。

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郭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於防。謀伐宋也。

鄭莊未嘗為王卿士也。以莊之祖桓公武公為王

唐之藩鎮皆立其子為副大使亦未嘗出自王命也

卿士耳。卿士可假。王命何不可假耶。君子以是譏其矯假也。

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中國用車戰。北戎用徒兵也。以車而當徒。必徒不

懼其新也不習則無以禦之

能當車。而乃懼其侵軼者。當是鄭人向未嘗與步

兵相遇。故為慮患之言。欲出奇計勝敵耳。

三覆之外別是一隊

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

非勇則不能嘗寇。非無剛則不能速去也。魏文侯

此則以我之輕敵敵之重

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務於北。

毋務於得。則知吳起亦本左氏矣。

君為三覆以待之。為伏兵三處。以待敵追躡。

兵貴專亦貴分。特所謂分者。在先後起伏之間。布

置得宜耳。凡先戰而後阨之。此兵之常也。李衛公

曰。曹公前後及中。分為三覆。後人不曉三覆之義。

則戰騎必前於陷騎。游騎如何使用。夫回車轉陣。

則游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

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

唐太宗之于段達也設三伏以待之

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
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
可以逞從之。

制中國易。制戎狄難。以戎狄雄悍。不若中國語言

嗜欲相通。柔而易馭也。然制戎狄易。制中國難者。

以四夷各有風土。各有性情。苟得其道。便可縈索。

在我。而中國之人。東西南北。變幻不可測也。

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

殫我師大奔大敗我師

盡入伏者所謂見利不讓也

衷我師則盡入覆中。出其不意。腹背受敵矣。後者不繼。安得而不敗乎。若先主之拒夏侯惇也。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李典曰。無故而退。疑必有伏。惇不聽。果入伏中。裹戰不利。典率兵往救。備見救至。乃退。乃知戎之敗。敗于退。不相救。而後者不繼也。通考云。為三部伏兵。祝聃率勇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聃反逐。

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我師。

十年春。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期。夏

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於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侯爵尊。伯爵卑也。

人情功自已出。恒不能分以與人。此非其貪。乃其吝也。所謂褊衷不能遣去也。若鄭之入郟入防。皆

鄭伯亦有操縱霸才也。惜國小耳。

歸於我。可謂之不吝。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還駐兵于遠郊，伐宋師也。宋人衛

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伐戴也。

此惟知取舍者能斷之。

批亢擣虛，力足以制我者，我應之力，不足以制我者，不反救也。宋衛入鄭，而又欲伐戴，則欲奢而力殫，宜反為鄭所乘矣。

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

伯合圍之。

鄭莊苟非老於兵者，聞宋衛入鄭，將反救不暇。何

分何得不勝

暇乘兩敵之敝，三國之隙哉。蓋兵事同而勢異，有

袖手旁觀而收漁人之功者，有同在行間而懷兼

并之志者。若符堅與燕合兵，退桓溫，溫退燕亦病

乃乘其病而取之。王猛之謀，又在鄭莊上矣。

蔡人欲與入鄭之功也。

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師克在和不在衆，不和而軍，是攻之自毀，戰之自敗也。

鄭伯將伐許。五月，授兵于大宮。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輶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

子都怒。古者出師必告于祖廟，而奉遷廟之主以行，廟中授車，未有馬駕，故挾輶以走。

授兵於太廟而挾輶以相逐。豈復有人臣禮乎？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三師附于許城。穎

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

爭車之怨甚微，至殺之以修隙，不亦甚耶？若相如

于廉頗，可謂賢矣。

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麾，招也。鄭師

畢登。壬午，遂入許。

太宗征遼，作飛梯，有應募為梯首者。城中矢射如

雨，競為先登。英公指謂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

敬宗曰：健即大健，要是不解。思量，帝聞特罷之。予

意許非確論，健者固是不可廢耳。

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

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

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
蓋欲分許之邑以不與割許之土地
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
乃亟去之

齊不能有許以鄭之力也魯不能有許畏齊之強
也交相持而許得不亡深見鄭人之情所謂同欲相求也
蓋此時鄭用兵亦數矣求
寵於齊而為之用命始借齊立威繼歸許市德也
然許卒滅于鄭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者乎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

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
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鄭假齊魯之力以克許若奄有全許諸侯必指為

兵端子孫將日被兵不暇觀所云利後嗣無累後

人鄭莊自度太子忽少弱矣不然寧必亞子克用

始不亡耶

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

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

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夫小國無伐人者也然不量力雖大國且不可今

輕用兵以致敵則我怠敵怒民

息不忍悁悁之忿怒螳以當車曲直老壯之謂何

不直其上也故有後患

孫子所云不以怒而興師不以愠而致戰殆謂此

等乎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

鄭志在報復謂之忿兵鄭為客宋為主以逸待勞

然鄭已敗宋師又伐其國所謂勝勢也

乃反為鄭所敗者以宋君臣不能先料鄭必來伐而預為之備也

桓公

不敬何事必有所指

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

杞討不敬也

杞之于魯猶魯之于晉此小國之難也

不敬即為兵端故敬者事之輿也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禦戎梁弘為右

三氏兵去則要

卷之一

七

劍開齋

戎車之右，逐翼侯于汾隰。汾水 邊，驂絙而止。哀侯驂絙於木而止 夜獲

之及欒共叔。

晁鎔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陵阜崎嶇，積石相接。

此步兵之地，車騎五不當一。兵志曰：凡用車者，陰

濕則停，陽燥則起。汾隰者，必車之困地也。驂絙夜

獲，不能避險，故及于難。晉惠公韓原之戰，亦以車

濘而敗。宋高宗謂輔臣曰：古人用車，如驂絙而止

之類，以是知用車于戰陳間，亦非利器。然天下安

有利害不相兼者耶。

王亦未得安鄭之道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

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

肩將左軍，陳人屬焉。

王或自將中軍，而左右軍則用三國諸侯可也。不

必以三國之師統於周，虢二公以將與卒不相習。

主與客不相用，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皆是敗道。足

以引勝也。

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
 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
 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
 王之敗。敗在三國。而蔡衛之敗。又敗在陳。所謂攻
 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也。

連難之勢敗者常多。

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
 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
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
澗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法。

有大偏。有小偏。二十五乘。及十五乘。大偏也。九乘
 小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
 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卒偏之兩。兩
 從其偏。先偏後伍。偏者車也。伍者步也。凡車以密
 為固。彌縫如魚隊之附。故曰魚麗。若蓋勳為羗所
 敗。收餘眾百餘人。而為魚麗之陣。不知此何所取
 也。蓋古之用車。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先其車
 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此則不分前後耳。

車徒並列不分前後也。

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旒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

旒，通帛為之，而賈逵以為發石，一曰飛石，說文亦云。建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砲敵，與賈同。

此車戰也。車戰結陣，仍以步卒彌縫闕漏，乃結陳之常。李衛公以為左右拒，主拒禦而已，非取出奇

勝也。故楊素與突厥戰，設鹿角為方陳，素以為自

固之道，不足以取勝，乃更為騎陳，大敗突厥。蓋衛

公所言，正與越公相合。衛公以先偏後伍，純用車

步而無騎，故病之也。然兵先貴為不可敗，以待敵

之可勝。左右拒者，正也。先犯陳蔡者，奇也。奇不得

正，雖銳而無恃，正不得奇，雖整而無功。鄭何嘗不

勝耶？衛公之言，當非通論矣。考漢所以能出塞千

里，致武于匈奴者，以車制不廢也。車廢則虜必不

可禦。雖不能盡如古人，當稍講求其制。若吳璘、

陳者，乃為得車戰餘意也。

六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

使少師董成。正二國之成也。鬪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

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

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

天下利害成敗。孰不繇於已失策者。惟已自失策。

而後敵人得而乘隙蹈瑕。武安君所謂自然之理。

勢也。

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

急之則隨且連衡。緩之則自相圖也。為楚計。惟離

之而已。

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

石勒之于王浚。馬燧之于田悅。先為好語以驕之。

信其畏已。遂不設備。蓋不自量力。多緣其性侈也。

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隨賢臣。鬪伯比曰。以為後圖。

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

密揣人情。曲而多中矣。若司馬昭之筭鍾會也。曰

遣會蜀必滅。蜀已破亡。遺民不足圖事。中原將士



各自思歸。會若作惡。祇自滅族。不須憂也。後悉如所料。乃知知始知終。善料者固自有巧也。

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

見弱者強。見強者弱。此亦易明。

匿其士馬。此婁敬所以決其為誘也。若崔仲文以羸師誘檀讓。王世充以偽敗誘孟讓。皆詐也。

言當圖其後。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

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

肥腓。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此人可敵鬪伯比。

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此勝敵之易也。善戰者。勝於易勝。杜牧曰。我強敵弱。則示以羸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強。則示以強形。動之使去。敵之動。作皆須從我。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

此魯人自取豐券。

天下有可忘者。有不可忘者。若伐戎之功。此所謂可忘者也。

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君子曰。善自為謀。

以為大非吾偶。則當晉文出亡。而娶齊女。受秦姬。豈以其國相敵。故各為配乎。夫以劉先主之英偉。而一娶權妹。幾為所制。後且歸吳。不返。則忽之志。慮遠矣。

鄭忽之辭婚。其曰齊大非偶。托言也。當審知齊女之不良耶。

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予讀史至唐臣李抱真。李光顏列傳。未嘗不廢書。

因太子之辭婦許其有將帥之節故推論之

而嘆也。夫自強藩跋扈，詔令不行。君父之急，若秦越人之肥瘠，豈暇相顧哉！獨抱真馳數騎入王武俊帳中，諭以上方暴露，持武俊而泣。武俊與左右皆為感動，可不謂難哉！又其甚也。將帥至，挾賊以自重，有奮身為國家滅賊者，同列至欲撓鱗之。若韓弘之于光顏，乃飾名姝，教歌博，襦褌珠琲，費百鉅萬，遣使遺光顏。光顏乃大會將士，置酒引使者。姝至，則秀曼都雅，殊可愛樂。光顏涕泣謝曰：天子

各將固能忍人所不能忍，若此亦可以法制其下矣

與光顏恩厚，誓不與賊俱生。將卒數萬皆感泣，遂厚遺使者而遣之。有國士之風焉。此與太子忽辭昏也類。夫忽度非耦則智，奔齊急則仁。先君命則義，托父命則禮。而詩人又何譏耶！
秋大閱，簡車馬也。

穀梁以為平而修戎譏。夫仲冬大閱，詳于周制，安可廢耶！當漢明帝時，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天子乃講武，平樂觀，稱無上將軍，而本

初孟德皆與焉。豈非兆之先見者歟。迨黃巾四起。

不欲兵在內以防中尉禁軍之禍也語有微旨

帝畱心講武而蓋勲以為寇在遠而設陳近不足

以昭果毅意本末名實之辨猶未之思歟唐玄宗

之講武驪山也征兵二十萬以虧失軍容坐兵部

尚書郭元振于纛下將斬之至宰臣劉幽求張說

皆跪諫馬前以元振推戴有大功雖違軍令不可

加刑乃流之新州必如是而軍政庶乎少肅矣

此謂國以一入廢興

年八隨少師有寵楚鬪伯比曰可矣讐有釁不可失也

此在謀國者機警事會之至不可失也孫子曰敵

此與范少伯伐吳同也

人開合必亟入之而曹公以為敵有間隙當急入

之也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蘧章讓黃楚子

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

怒我而怠寇也使隨人怒楚之不怨而楚人亦當使我直也

韓原之戰晉臣以我怠秦奮而決勝負而光弼之

于思明亦以我怒敵怠而大破之

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

符融之攻壽陽也。遣吏馳告符堅。以為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引八千輕騎。兼道就融。而反為謝玄所敗。此猶以衆凌寡耳。若楚大國也。大國見弱於我。必有伏焉。而少師惟恐失之。真愚人之心哉。

此善攻瑕

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

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

此與吳雞父之戰相類。皆攻瑕之法。但唐太宗用兵。每因敵之強弱以應之。敵精其左。我亦精其左。敵精其右。我亦精其右。未嘗左右詭避者。以將能太宗之用兵。用其氣也。兵精。自能衝敵。透背反擊之耳。蓋我強于敵。使敵不能避我。足矣。我不避敵也。我與敵等。則當使敵不能測我。乃是巧于用避。故潛易萬勝軍。正所以為避也。

凡攻戰之法須從易者始

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

小國欲勝大國全在用機不在用力

若少師之言乃是欲攻堅也攻堅亦是一法不可

盡非但須自度其能否耳若金主阿骨打聞遼主

親征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不

如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衆請自効此用激之之法

補前一一段

也即前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是時女真兵僅二萬

是時遼人雖衆其情實怯故擊其要處則餘皆奔潰

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

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集事使右翼先戰左翼合

而攻之遼兵大敗女真兵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死

者枕籍百餘里此豈非攻堅之利乎

隨侯逸鬪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

楚子將不許鬪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

克也乃盟而還

伯比盟而去之亦是畏季梁耳隨敗而伯比謂隨

以人策事者上也

未可克趙敗而白起謂趙未可滅以少師死而季

梁在趙括死而頗牧存雖敵國且奈之何哉

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

巴客以聘於鄧道朔楚大夫巴客即韓服鄧南鄙鄆人攻而奪之

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蘧章讓於鄧

若陳湯斬鄧支而得漢使節及谷吉等所齎帛書

也遐荒不諳禮義劫客奪幣乃其常態是足以召兵

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鄆鄧養甥聘甥帥師救

鄆三逐巴師不克二甥皆鄧大夫此亦攻戰之法世力不足

三逐巴師乃鄧欲急破之而以餘力制楚耳至不

能克而鄧之力已疲其志亦亂矣

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分巴師為二部鬬廉橫陳其間以與鄧師戰而

北偽楚師橫陳於巴師中乃示鄧以怯若畏避鄧者實

誘其乘勝逐北以成夾攻之勢

以戰而北鄧人逐之

赤眉佯棄輜重而鄧禹竟為所敗豈禹真不知兵

者耶見敵可乘之形忘我持重之實也一念炫亂而勝負之局判也夫詐敗者無論

矣。真敗者，且可因敗以為功。若慕容紹宗之討侯景，懼其眾之撓也，遍引將卒而誑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明戒之。及紹宗實敗，魏人以紹宗之言為信，爭掩擊，遂大破之。勝負固無常哉。

背巴師而夾攻之。

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

夾攻則腹背受敵，以巴師先攻鄧師，而楚師又承其敵也。若王霸馬武之擊周建也，賊帥蘇茂救建

遮擊馬武，建出兵夾擊武，為茂建所敗。後茂建悉兵攻武，武力戰良久，霸以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遂大敗。乃知一勝一負，皆係乎夾擊矣。

雖眾寡相當而夾擊每勝以我分而彼亂也。

鄧師大敗，鄆人宵潰。

此擊一得二之勢也。

巴楚勢重，鄆人聞敗，遂不能軍。故聞風而潰也。

十號叔譖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號。夏號公出奔虞。

有辭者，其詞直也。春秋時用兵，恒以曲直為老壯。

也。然王命伐虢可矣。以臣而討其君何耶。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匹夫無罪。

懷璧其罪。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

無厭也。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其池。

虞公貪而愚。已在虞叔度中久矣。以一公子遂能

伐公而出之。非得政則得衆故耳。然則公之多求

者。或不忍其偏。而姑試之耶。叔即以是為辭。以此

知其畜志久也。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鄭公子

忽有功焉。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

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

魯秉周禮。故以五等之爵。班鄭在後。書來戰而不

稱侵伐。以明主直而客負曲耳。

楚屈瑕將盟貳軫。二國名。鄭人軍於蒲騷。將與隨

絞州蓼伐楚師。蒲騷。鄭邑。絞。國名。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蓼。國名。今義陽棘陽縣。

必取道于鄭。而鄭與四國欲要擊之也。

莫敖患之。

莫敖楚官名即屈瑕

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

孫子曰。凡自戰其地者為散地。深則專。淺則散。

散地。我將一其志。夫一其志者。誠也。吳子問於孫武。

曰。散地。士卒顧家。敵人在境。不可出戰。則如之何。

孫子曰。我軍在國。安土懷生。以陣則不堅。以鬬則

不勝。當集人眾。聚穀蓄帛。保城避險。遣輕兵絕其

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因而誘之。

可以有功。若能因乎地險。隱於天氣。雖野戰亦可。

也。

且日虞四邑之至也。

四邑隨絞州蓼

楚即可詐為四邑之軍。若曹公襲破紹屯。即用紹

旗幟也。故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亦所

以行奇謀耳。

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

郊郢楚地

雖分莫敖。以牽制四邑。為百全之計。實見形於郊

郢。而潛用之於郢也。使郢聞之。不為備也。

揚言禦四邑使郢人不備

我以銳師宵加於郢

以并下臨溜之法也

此風雨之勢也。銳師宵加使敵不測。

鄭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若敗郢師。四邑必離。

楚用兵皆用衆。用衆則暇。故敵師先勞而我乘之。

今用寡則銳。故王卒未濟而郢已先敗矣。

德高人

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

豈能敵十人

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

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郢師於蒲騷。卒盟

而還。

盟貳軫

兵入敵境。利於速戰。敵內顧則鬪不力。我師少則

凡師少而速所以決勝也

無不致死。此用兵之奇也。鬪廉不肯濟師。不待卜

而戰。皆欲速決也。

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

獲楚采樵者

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也。扞衛從之。絞人獲三十

人。

城圍引日決戰易勝故為輕脫以誘敵之出也

小智耳。須施設巧捷。使敵不及察。亦是機警。故岳

武穆詣招討使張所。所問曰：君能敵幾何？對曰：勇

周訪之討張彥密遣人如采樵者而出

不足恃。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

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蓋武穆素好孫

吳兵法。左氏春秋每謀定而後戰云。

楚反為主人矣

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

覆諸山下。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楚設伏于山下，而縱徒於山中，以餌絞人。絞墮楚

獲其跳蕩者，則城內人心搖矣。

計，爭出驅楚役徒，是從楚掌握內送師也。

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

李牧在雁門多為間謀。

三巡數之。

懸師伐人，主人不出，則難以速得志。唐師至霍邑，

恐其堅守，太宗乃舉鞭指揮，若將圍之，以怒宋老

生。老生果出一戰而擒，或誘以利，或激以怒，皆以

用間之道在微密潛誠。

謀致敵也。此楚師能用謀而羅亦飛耳。長目舉動

不輕，故屈瑕終為所敗。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

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

數勝而驕以至覆敗者多矣

夫項梁天下之勁將也。然卿子冠軍。以為戰勝而將驕。卒惰。度其必敗。章邯果夜銜枚擊破之。身死定陶。為天下惜。將可不慎哉。

遂見楚子曰。必濟師。

以益師諷諫

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

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

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

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

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

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

我志益驕敵謀益深安得不敗

楚此時已屢勝矣。羅與盧戎必自度不免。而合謀以待之也。三國時操破袁紹。摧袁術。下劉表。目中已無勁敵矣。乃孫劉合心。以六七萬衆。破其百萬。豈非操狃于屢勝而驕。故敗耶。甚哉常勝之師。不可恃也。

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徇，宣令也。

其曰諫者有刑，非不用謀也。或有謀而陳耳。此鄧曼料其將自用也。自用則驕而復矣。

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

亂次以濟，遂至無次。此濟之患也。凡濟之道，須登

高四望，預為設備。防敵半渡，奮擊也。蓋涉水或潛

涉，或分涉，皆使我三軍不得擾亂耳。

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

主為一軍，客為一軍。曰兩軍者，必盡分合奇正之變。

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於台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凡將之驕者，未有不敗者也。兵之驕者，未有不敗

者也。但驕與勇之相去，以間知者，以為驕而不知

者，且矜其壯武耳。豈能料其敗厥事哉？吳起問孫

武曰：敵勇不懼，驕而無慮，兵衆而強，圖之奈何？武

曰：紂而待之，以順其意，無令省覺，以益其懈，必因

敵遷移，潛伏候待，前行不瞻，後行不顧，中而擊之。

雖衆可取。

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不書地。以公後期。不及其戰。鄭人來請修好。

與人期而後則為慢。

十四冬。宋人以諸侯伐鄭。焚渠門。入及大達。渠門。鄭城門。達。

道方九軌。伐東郊。取牛首。東郊。鄭郊。牛首。鄭邑。以大宮之椽歸為盧。

門之椽。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

為報宋之戰。故以此自旌其伐。

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爭疆界也。於是齊人侵魯。

疆吏來告。

邊遽方至。而疆吏告急。此亦見其無能矣。內備既

固。則外救宜緩。待其相持。俱困而後。赴之。蔑不勝

也。然若一意不救。則有公孫瓚之失矣。公孫瓚之

據易京也。所屬郡邑告急。義不救也。其言曰。敵至

而恃救。則自守不力。彼知外救不至。則守必固矣。

其後袁本初伐瓚。郡邑知終不見救也。同時竝降。

本初直至易京樓下。惟曹公之令。凡城堡見圍。百
日。外救不至。而潰降者。免其妻子。此則內可自完。
而外無絕援良法也。

此事也徵于郝昭之言矣

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
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疆吏或各守其一面

鎮定

二者須有分別

慎守其一者。常職也。備其不虞者。變事也。夫兵無
常形。平日之所守。自以為固矣。兩敵相對。而後知
瑕釁之多也。蜀人知守劍閣。而不虞陰平之可下。

當事然後知之

左唐。人知守潼關。而不虞間道之可入。一處不牢。則
全局俱潰。固當周思而預備也。故晉人取譬于風。
寒。可謂善論。而裴松之以為未足稱能。

過數處也

以爲掩護。叢備不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一

三五

劍閣齋

全。曰。財。費。固。當。周。思。而。節。前。出。也。皆。入。如。警。于。風。
專。人。映。守。童。關。而。不。與。間。豈。之。何。人。一。與。不。幸。頃。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陳晉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莊公

三。年。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

齊。欲。滅。紀。而。紀。季。以。邑。入。齊。為。附。庸。紀。與。齊。親。矣。

莊公又何謀紀為也。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
楊雄方言。子者。

戰也楚始于此
參用戟爲陳

兵車圖曰車有六等。戈崇于軫。人崇于戈。受崇于
人。戟崇于受。矛崇于戟。此六數也。車又有六建。矛
建于戟之前。戟建于受之前。凡兵無過三其身過
而無已。則不能用。又害人。故戟者短長之間也。短
兵以戰。長兵以守。兵莫健于用短也。兵有刃曰戈。
矛戟。主刺。無刃曰受。主擊。本朝戚繼光云。短兵長
用。長兵短用。二語最妙。

戚少保言長短兵之利最詳

將齋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
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
命而蕩王心焉。楚碎陋在夷。武王始僭號稱王。陳兵
授師。志意盈滿。故鄧曼以爲徵應之
符。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
木之下。

莫敖趾高而縊於荒谷。武王心蕩而卒于櫛木。俱
一念之間。而死亡隨之。然以楚如是其大舉。朝不
能言。而一婦人斷之意。衆人智識皆出。鄧曼下哉。

左氏兵注

令尹鬬郤莫敖屈重除道梁澐營軍臨隨將反師故示之以久隨人懼行

成秘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駕橋渡水營軍築軍壘也營軍臨隨示將深溝高壘為持久計莫

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

師徒無虧于此見臨大事蓋而有機整衆而還正也除道梁澐營軍臨隨權

也

濟漢而後發喪

諸葛武侯卒于軍司馬宣王欲追之軍之整亂皆在一人耳長史楊儀令

軍中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不敢追入谷

而後發喪軍之以喪旋也不整則為人所乘矣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亦有識騶甥

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

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其

時也

若趙武靈王入秦便知非人臣之度然匹夫有天

命者且不死况諸侯而僭王者耶故往古帝王之

興迫于即使疑之亦自無緣而發人者數矣往往有天幸焉

左氏兵去則要

卷之二

三

劍閣齋

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伐申還年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專諸與荆卿術非有異。而成敗相反者。王僚死而太子光立為諸侯。則專諸之氣壯。始皇死而秦必不亡。燕必不復存。則荆卿之氣怯。此論精于劍術其刺之中與否。皆我之神氣所自為也。假令鄧侯杯酒之間。欲刺文王以刃。苟強弱存亡之見。一經其慮。則神氣沮

喪。而陰謀外泄。祇以速禍矣。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

師行告太廟。奉祧廟之主以行。若前鄭伯出師而授兵于太廟也。後苻登拒姚萇。軍中載苻堅神主。此所謂神道設教也。每事必咨而行。敵之所在。舉軍哭以從之。而兵亦屢捷。兵固謀于神哉。故古之命將者。亦于太廟也。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

虞卿有言。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

之有害則小國當之魯與齊共圍邾邾之降于齊
此論審勢與情
固其所也然邾後卒為魯有則于魯為近也魯欲
有邾而與齊共事非筭也

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姑
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三代以上論德三代以下論勢故有失德而興者
其勢得也有不大失德而亡者其勢失也審勢待
時為不可易哉夫待時而動又當乘時弗失時也
先後之間備于勾踐之謀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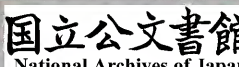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

久戍不召非人情也清之師久而潰矣不潰則還
兵內向後世如此事者甚多此將將者所當知也

九年公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
歸

戎路兵車也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
傳乘乘他車
下道以誤是以皆止
止獲也公伐齊納糾而桓公
自莒先入故敗魯師

旗鼓軍之表也漢將有奪纛而侯者又有大將使



人建旗鼓而身潛師以襲人者奪燾者奪人之心也使人建旗鼓者所謂多方以誤之也此隨敵之智愚勇怯而應之是在軍主耳

兼○請 管 召 使 魯 人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

不 疑

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霸 天 下 之 本

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僕使相可也公從之

鮑叔之薦仲也曰治國家不失其柄又曰執枹鼓

立于軍門使百姓加勇焉是剛其能為將相也鮑

進 仲 雖 身 在 魯 固 已 推 齊 之 柄 矣

叔真知己哉

年十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

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

左氏兵法注要

斷獄期于得情。得情未有不能察者。能察則不待

筭楚而囚之情可畢。漢○兵○志○先○論○刑○此○也○此即尉繚子所云將理也將

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一人而萬物皆得而制

之。以此理民安有不可一戰者乎。

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劄曰未可。齊人三鼓。劄曰可矣。

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劄曰未可下。甚○細○視○其○轍○視車

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

戰勇氣也。兵○法○之○祖○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

之。

夫人氣失。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故始而盈。再而衰。

三而竭。一日之氣。朝為盈。晝為衰。暮為竭。然用之

而不窮者。氣也。寧可以早晏為盈竭哉。故范子有

盡敵陽節。盈我陰節之論也。

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

兩軍相當。無不置伏。然亦有不暇置伏者。周文帝

左丘明注

與齊神武皆勅敵也。北邙之戰，周文之軍大奔而

夫神武不追也。周文亦不置伏，神武沒身，以不追為

恨。然自是周文之失，神武不追為正法也。

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有真敗者，有詐敗者，所見乃真敗者爾。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

齊必還。

齊連雞之棲也。連雞勢不俱飛，宋為齊援，本不

欲用其眾伐宋，而齊又委宋與魯，不乘其交戰以

師助之，故敗宋而齊旋。乃同役而不同心者之戒。

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

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蒙虎皮取勝。春秋兩見之。若胥臣蒙馬以虎皮，是

也。嗣後田單火牛繪龍文五彩，卽其遺意。又其後

或驅虎豹，或驅犀象，卽火牛之法。有效之而致敗

者，勝敗之數不係乎此也。

左氏注法則要

八 劍閒齋

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

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

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息媯以一婦人而滅息禍蔡，蔡始終兩被兵焉。迨

文王死而子元始振萬于館側，至處其宮，旋被僇

辱，禍亦酷矣。

年十一。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

薄之，敗諸郟。

吳子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擊之弗疑。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萬宋大夫，公右欲孫

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戲而相愧曰靳，曰：始吾敬子，今

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于禁敗而不死也。後仲謀遣之，還魏子桓，令禁謁

武帝陵，而密令人畫屋壁，為禁屈于敵之狀。禁內

愧發憤卒，雖無宋公之禍，亦非御臣之道也。

十四。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繩，舉也。楚子如

左丘明去則要二卷之二

九 劍開齋

九 劍開齋

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楚謂未成君為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亡國之遺臣多有深怨子房之報韓其一也宋與金人盟而共滅遼卒之挑金人而下汴者遼之遺臣也此其事與蔡滅息息假手於楚相類息夫人許其夫也

其亦俠者哉

十五年秋諸侯為宋伐郟鄭人闢之而侵宋郟屬宋而叛故伐之

明年復伐鄭報宋之役

乘間者如夜動之鼠惟恐人知故潛師也潛師自無鐘鼓矣國語曰襲侵密聲為斃事也斃者斃其無備

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曲沃武公滅晉盡以其寶器賂周故命武公為晉侯國小一軍

左氏兵去則要卷之二 十 劍開齋

觀王命晉侯斯時王之威命尚行也。

然其云命以一軍者特名耳

十七年夏遂因兵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一夫不可狃楚雖三戶而亡秦者必楚。

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多間諜則所守約

善為國者無溝塹而有耳目。溝塹者守也。耳目者間諜也。故趙克國破先零得高山遠望之便。呂蒙之于當陽必先縛其屯候。渾瑊之討義武知其邊

備不設故能深入而大敗其師。李愬之入蔡州乘其候吏不知故生擒元濟。今戎來不覺已去而躡之。是舉國若寐矣。嗟乎是何寐者之多也。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緡以遷

權於那處。編縣東南有那口城使鬬敖尹之。鬬敖楚大夫及文王即

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

攻楚門

遂門于楚。鬬敖游涌而逸。鬬敖不能守城楚子殺之。

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左丘明注漢書

與巴人共事而驚其師見闔敖軍政不肅觀其守城游水而走則不能益可知也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為巴人所敗還鬻拳弗納遂

伐黃大關敗黃師于踏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

卒文王卒子堵敖立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

門經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

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

刖也楚人以為大關謂之大伯君子曰鬻拳可謂愛

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言愛君明非臣法也

奉行非常之事而孤特行一意無所顧忌得自殺

以明心者時無奸人在人主之側也世之降也人

臣不幸握兵迨握兵久而威望著即進退以禮人

主尚且疑之何暇論繩墨之外耶說者于岳武穆

也引鬻拳為言謂即藉口于軍中但聞將令不聞

天子詔可乎雪恥成功歸而請死等死耳顧為此

不為彼者冀天心悔禍而我得從容以有為也夫

左氏春秋去則要卷之二

十一 劍開齋

束身待命。猶不免于誅。敢為拳所為哉。惟張承業于唐莊宗。以莊宗少長于承業。每事諮之。幾有鬻拳之風焉。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及惠王卽位。薦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伐王而不克者。非特理不順。勢亦逆也。

二十鄭伯和王室不克。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此事不可得乎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偏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益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臨憂忘憂。憂必及之。無故而憂。憂必及之。憂樂各

有其當也。

二十春。晉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

左氏兵去則要

卷之二

十三

劍開齋

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分軍而入使內不測斯其所以克也。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蔣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

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

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

士蔣深機也凡謀國之智當有異然此人主之謀非將帥之事李牧之

守邊入則守保雖無亡失而以不能罷歸况彼勝

而我負耶此惟君臣同心而後可也

號弗畜也。亟戰將饑。

亟戰則野不收耕不獲也。夫野不收耕不獲而日

事于兵好戰者亡蓋謂此也此管子所謂水旱之功而孫子所謂巧久

之害也。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王賜齊侯命討其立子頹之罪而以賂終之圖伯

子天下不願其出此也

晉獻公蒸于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大戎狐姬生重耳。

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晉侯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惟二姬之子在絳

晉亂擾擾數十年不靖然晉亦以是大矣此修是盟之效也天所以啓重耳也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息媯也蠱惑以淫事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

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唐太宗所製破陳樂舞卽寓軍容惟衛公知之

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

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秩之門

子元本不欲肆志于鄭特爲此以塞文夫人笑爲

愉快耳

子元鬪御疆鬪梧耿之不比爲旆子元自與三子持建旆以居前廣克

幅長尋曰旆繼旆曰旆鬪班王孫游王孫喜殿在後爲衆車入

左丘明兵法

自純門及達市鄭外郭門也達市郭內道縣門不發楚言而出曹公空營而呂布疑其設伏守

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于內城門鄭示楚以開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

示敵以暇乃守城上策城門不閉敵自不敢深入

孫子曰乖其所之也杜牧之曰言敵來攻我我不

與戰設權變以疑之使敵人疑惑與初來之心乖

戾不敢與我戰也若陽平之役孔明留萬人守城

晉帝率二十萬眾凌城將士失色莫知其計而亮

意氣自若令大開四城門均奴疑飛將軍為誘騎懿謂亮持重而猥見勢

弱疑有伏兵引軍趣山又魏將傅豎眼等率眾二

萬奄至城下馮道根開門緩服以銳卒擊破之唐

太宗于突厥開門以待竟不敢入石勒令孔萇突

諸門伏兵俱出生擒末桎等劉錡順昌之捷獻浮

橋五道以供兀术之渡凡此者皆以戰為守者也

故善戰者其城不圍虎鈴經云凡鳥之來大將別令一人候之此皆能通天地鬼神之情

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

鳥乃止

左氏兵法

當擊不擊則遺患于後故須謹察其欲遁者

師輕而疾自不能久太公曰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必知敵詐而為偶人也又敵人既遁則鳥鳥喜得空營故師曠曰烏鳥之聲樂齊師其道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廡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論養馬法詳

春秋分而晝夜等謂之日中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出牧于外秋分百草枯則還入于廡今以春作故曰不時蓋馬為軍政最要行兵須車堅馬良故

溫廡涼廡安其處所適其水草而又網惡馬焉以去害馬古之重馬政如此

三十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秋申公鬬班殺

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即

也文

竇嬰賜金輒陳廊廡祭遵私藏盡與士卒夫世之為將者祿奉不入已為盛事若夫傾家財以賞士卒不更難哉去病所為匈奴未滅無以家為壯哉

本兵... 斯言也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諸侯不相遺俘

公羊以為旗獲而過我威我也夫此戎病燕桓公

越險以驅戎狄戎狄驅則中國得安戎狄不驅則

中國不得安而又何病乎

閔公

元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

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文王為西伯勞簡書同惡相恤之

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此論深了外事

劉仁恭趙王鎔俱與晉王有隙及燕趙被敵皆不

待其急而救之所以自樹黨而張其幟也苟欲圖

霸正自不得不救李大亮根本枝葉之喻也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

畢萬為右為公御以滅耿滅霍滅魏

王始賜晉侯以一軍今二軍而晉始強至作四軍

左氏春秋去則... 卷之二 十八 劍間齋

何乃備作二軍乎

而天子之六軍弁髦矣。

禍本

或以邑

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
薦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
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為吳大伯。猶有令名。與其及也。
天若祚天子。其無晉乎。

城曲沃而去。猶是無名。申生。殆當以微罪行乎。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掌十大夫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

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

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

晉於是始強三卿分晉之事亦于是始北

盈滿則覆。大名難居。其德則公侯之兆也。不德則

覆殄其宗祀而已。

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

將至矣。遂奔晉。渭水源出鳥鼠山

蓋其主昏而不治故也

舟之僑以族行。宮之奇亦以族行。亦見虞虢政綱

疎濶。

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大夫將

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鶴公得此言為褒矣

以鶴乘軒及臨行而與夫人繡衣所謂劉表坐談

客耳自是謀畧不長魏臣崔光云懿公好鶴曹伯

愛雁固是佳對

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甯速也曰以此贊國

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

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先鋒備不虞後殿反禦也傳言衛侯失民有素

雖臨事而戒猶無所及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怯防勇戰衛之君臣自知不敵若守則衆心雖搆以城固但當堅守以待齊

師之救而不宜輕于決戰也

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

衛侯自知失衆欲示武于其下故不去其旗耳

李晟錦帽以自表異韓世忠錦衣驄馬立于陳前

皆非持重之道故宋將殷孝祖討賊常以鼓蓋自

隨果為敵射死北齊高敖曹攻後周將獨孤信于

金墉城建旗蓋以凌陣周人盡銳擊之一軍皆沒

後周河橋之戰王思政陷陣既深被重創幾不免

以著破衣。敵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脫。將何可表異哉。

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

然狄欲得衛不能盡疑其人其使二子先者將以夷狄畏鬼。故太史以鬼愚之。漢人以毒矢射虜虜

張彥之事待之耶中創有異。咸以為漢之神靈也。

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石甯二大夫夜與國人出

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

以太史為向導。而守國者復逃。衛遂虛無人矣。斯所以為僅存之國也。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

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

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敗眾宵濟衛

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

千人。共及滕衛別邑立戴公。以廬于曹。曹衛下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

左氏兵注漢要

士三千人。以成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

皆三百。與門材。為定之方中起本。衣單復具。曰稱。祭服重宗廟也。五牲

也。遺之門材。歸夫人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為飾。重錦三十兩。錦重

使先立門戶。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

小白重耳棄疾。皆亡公子也。衛文亦亡公子。而能

以一成一旅。使衛國忘亡。何家國廢興。彼此一律

哉。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

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鄭風刺文公退臣不

民者國之本也。將者國之輔也。師潰將奔。則諸侯

乘釁而起。且清人之詩。駟介二矛。左旋右抽。中軍

作好。是未嘗一刻忘武備也。失志之人。亦可畏哉。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高帝欲將太子而四皓危之。臯落其氏族也。里克

諫曰。太子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宣號令也。君與

國政之所圖也。非天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

左氏兵注漢要 卷之二 三十三 劍開齋

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

里克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此二語者兵

之要也後世既立大將矣又遣使為監或進止機

宜以詔勅處分大將受成而已以此喪師不止一

端可不戒乎

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佩之金玦狐

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重耳外祖父也為申生御申生以大子將上軍梁餘子

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為罕夷御羊舌大

夫為尉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尉軍尉先友曰衣身之偏偏半握兵

之要謂佩金玦將上軍偏躬無慝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狐

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旗表也

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冬十二月衣之龙服遠其躬

也龙雜色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龙

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龍離

則涼薄。窮冬則肅殺。金性剛而寒。玦如環而缺。離不相連。屬皆無溫潤。先丹木曰。雖盡

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亂

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為孝。不戰為安民。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

驪姬之譖申生也。曰。君盍老而授之政。使之伐翟

夫以觀其果于衆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故勝翟而

讒言益起。孰若無功而逃乎。亦足憐矣。夫扶蘇戾太子無可

逃者也。申生可逃以紓死者也。無功而逃。所謂以

微罪行。而易所謂儉德避咎也。夫太子之危。恒危

于握兵。以唐太宗之功。而不免於讒。以肅宗起兵

河北。恢復舊業。而去就之際。不無快快。其所以得

全者。一當開創之時。而一值亂離之際也。帥師非

太子事。誠古今篤論矣。自此而外。太子將者亦少矣。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

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

三百乘。革車。兵車也。

左氏春秋去刑要卷之二 二十四 劍開齋

魯太公之告文王曰。毋借人三寶。蓋農一其鄉則國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也。而管子治國亦獨詳于兵食。管子曰。問國之伏利。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若銅銀山及溝瀆。可決而灌溉者。問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輓家車者幾何乘。牽家馬。言直有馬。輓家車。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

人。可使帥眾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之糧。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鏡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疏藏器。疏。畫而可藏者。弓弩之張。張者。以挽弦。衣夾鉞。鉞。兩刃鉞也。衣夾。謂其衣也。鈎弦之造。鈎。弦所戈戟之繫。繫。謂其堅彊者。其厲何若。其。淬厲。可用何如。其宜修而

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宜修者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

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

庫而為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

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蔽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

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

此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臄

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常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能不而有黜陟至于

馬牛肥臄及老而死者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

何薦草之美者出入苑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

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

上必幾之幾察也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

各有處藏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

後者幾何人無不在目中矣

僖公

元諸侯救邢實大夫而曰諸侯總眾國之辭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

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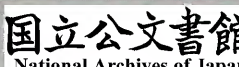
救兵比之雲霓。自救人者師無紀律。而晝夜掠。所謂既蘊崇之。又加火焉。至寇梳兵篋而節制蕩然矣。唐李晟復長安。秋毫無擾。岳武穆治軍。民開門願納。士卒無敢入者。豈非訓練有素哉。意斯時管仲得政。連鄉執里之制已行。諸侯咸稟齊約束。政令嚴肅。逐狄師而狄所鹵掠者不失。故傳美之。夫總列國之師。而能使之無私。此非威信大著者不能也。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分災者分之財物。若門材重錦之類是也。自齊桓救邢。猶存此禮。後此無聞焉矣。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犂。謀救鄭也。圖伯者必以鄭之從違為準。其事固始于齊也。嘗

見陳臥子云。晉楚之爭鄭。非特以其土地為中國樞也。以鄭為王。卿士而密邇于周。楚之爭鄭。有代



周之志故齊晉之功為大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邾受姜氏

因成虛丘欲以侵魯既而齊殺姜氏歸喪于魯邾懼將歸公要而敗之

曰將歸則邾已懈且怯矣要而擊之宜為所敗也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非即

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穀梁云公子友謂莒挈曰吾二人不相悅士卒何

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

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因殺之是以詐力相先而

僥倖于一擊也此非大將之道

二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

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

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

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

于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

亦唯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故今虢為不道保于逆

左氏去則要卷之二 二八 劍開齋

旅。號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眾抄晉之邊邑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

以請罪于號。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號。

晉越虞而伐號。魏越趙而伐中山。其事類也。魏取

中山而不能有。卒歸于趙。晉下號而并虞。有之蓋

為晉先驅。蓋亦利號之滅。非專貪賄耳。虞請先而

晉猶主兵。可見虞貪而淺。晉詐而深。

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

伐號。滅下陽。

夫虞號之滅。唇亡齒寒之喻也。然而非也。唇亡齒

遂不能獨存乎。當晉假道伐號。使虞之言曰。號苟

破滅。以子女玉帛歸晉。而以土地與虞。則假之道

不然則否。蓋越人都鄙而設之。版道路中梗。勢甚

不優。譬之六國。晉則秦也。虞則韓魏也。號則齊楚

燕趙也。韓魏折于秦。齊楚燕趙尚可為歲月之計。

齊楚燕趙折于秦。而韓魏障其間。寄命于肘腋之

三

卷之二
三五
劍開齋

下豈能一日晏然哉。蓋國勢強弱不同。若劉裕伐

虞不假道亦有此患

姚泓。假道于魏。崔浩以不假之道。必代姚受敵。而

石季龍約李壽中分天下。龔壯不可以晉既滅而

與之爭天下。則強弱異勢。虞虢之成。範可戒也。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多魚地名

齊方霸地也何以使寺人漏師

漏洩兵機也。夫機泄則兵失勢。故陰符一合而再

離。三發而一知。敵雖聖智。莫之能識。若阿朮使海

牙來言渡江之期。而伯顏不答。阿朮自來。伯顏曰

此軍事也。可使餘人知我實乎。善夫。鬼谷子之言

兵也。必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

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

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

虢之敗戎桑田也。意失之于晉。而得之于戎乎。此

虢亦喜用武故使虞公不怨其忿而快其上也

與越不備。吳而爭盟。齊晉相類。故小國之君。屢敗

猶可存。而勝則易亡。以君驕而眾疲也。

鮮不五德而傳以為天贊之也

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也。

稔熟也

新書以號公好諛。出亡而問其御曰：我之亡何也？其御曰：以大賢也。天下之君皆不肖，疾君之獨賢也。故亡。號公喜，據式而嘆曰：賢者固若是苦耶？逃行而去，遂餓死。賈子之言亦滑稽之雄哉。然古今實有此事。若苻堅出亡而發此嘆，似不為過也。

三年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結江黃以制楚也。江黃小國，投足不能重，輕而必欲結江黃者，此中國之利也。然自不為江黃久計。江黃遠齊而近楚，以江黃為間，則楚

之情形外露，而使楚內抱危疑。法曰：方其疑惑可

師可服。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

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

也。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牝牡相誘，亦不相及，喻遠也。不虞

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侵蔡以伐楚，則楚不及覺，故曰：不虞。此用兵之奇也。

管仲對曰。晉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周大保召曰。五

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賜

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

無隸。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昭王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故問之。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

共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師進。

次于陘。不服罪故。

楚亦勁寇。桓伏羲執言。不以王命震服之。楚不為

屈也。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

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示其壯武。志不在戰也。伐之而勝。則足以為威。伐

之而不勝。則不足以為威。重之。故慎之也。

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

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

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示楚以衆則齊之不欲戰明矣此所謂先聲也
當時齊侯所恃者衆也。衆何可恃？以衆懼敵，僅可爲不知者道。

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

夏，楚爲城，漢水以爲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

險固以當城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桓公此舉欲服楚以制諸侯也故不必實有

深故犄角以爲牽制之策也。若實用江黃則江黃

之力亦易盡矣。當時召陵已涉楚地且自春徂夏

師旣淹久度楚之君臣乃欲以老吾師也。師老財

匱兵家所忌。若曹公苻堅之敗皆是遠涉不習水

土正所謂雖衆無所用之耳。惟齊桓節制之師亦

不易敗而威名已著足以懾敵故結盟而退得告

成事不然亦殆哉。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

左丘明注

申侯鄭大夫當有供給之費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

其可也東夷郊莒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

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

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屣其可也齊侯說

與之虎牢還以鄭邑賜之

尉繚子曰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

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

之師孫子曰久則鈍兵挫銳力屈殫貨甚言兵宜

速也觀申侯有遇敵而不可用之憂濤塗有師出

陳鄭國必甚病之慮則知雖節制之師而不能無

擾無疲所謂久而利者誠未之有矣

秋伐陳討不忠也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

陳陳成歸轅濤塗前執

陳大夫但知為本國計不知當年伐楚之師係天

下全局本圖利國而適為兵端故謀國者以剛大

勢為本

晉侯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對曰：「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

驪姬欲害羣公子，故云將用師。然此何事而乃斥

言也。

去就 有禮

及難，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較，乃徇曰較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重耳先逃之可也。若此，時不較，則以身試于鋒刃。

是成獻公之過矣。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終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二

三五

劍閒齋

及吳州燻公之燻
重耳去燻之河也

言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三

陳省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年五楚鬪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于是江黃道栢方睦

于齊。皆弦姻也。道國在汝南安陽縣南栢國名弦子恃之而不事楚。

又不設備。故亡。

小國之托于大國。近者可恃。遠者不可恃也。弦非

厥後陳之于吳楚亦然殊難為去就也

無備恃遠而忽近耳。楚伐之甚易，齊拯之甚難，何得不亡？

晉侯復假道于虞，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文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

迂論 王季者，虞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

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

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

其言絕痛 晉獻公之從祖昆弟，患其偪，盡殺之。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

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

親，惟德是依。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

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

衆神之名，言虞不及臘祭之期。 晉不更舉矣。晉侯聞之，將襲虞。宮之奇諫曰：「魯初，虞公用之奇，未必遂不亡，猶可少緩之也。司空馬

所云。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國勢至此。不大可哀哉。智伯不用智果。而別族為輔氏。虞公不用之奇。而以族行。不能存國而存其宗。忠臣之心愈苦矣。

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魏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問于卜偃曰。

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

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

之旂。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

公其奔。鶉。火星也。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焯。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日。鶉火

中。軍事有成功也。此皆童謠言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駭。推之。知九月十月

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

于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

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周十二月。夏之十月。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

西榮也。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向。

公拜稽首。覺。召史噐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虜收

也。蓐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

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曰。衆謂號亡不久。吾乃

今知之。以其族適晉。乃知天之將亡人國。未有不

先告戒之者也。不更舉

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

勝秦穆姬。

操壁牽馬。不足以爲恥。而勝秦以屈辱之。晉人過

劍閣而嘆曰。劉禪真奴才也。當移以贈公。

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

虞且言易也。

凡貪而忽名者。可貨而賂。故沛公西入武關。欲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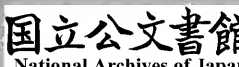
二萬人擊秦軍。張良曰。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

動以利。今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

俱西襲咸陽。沛公因其懈。擊破秦軍。夫破秦難事。

也。以利先之。何其易歟。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



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重耳在狄。而夷吾不奔狄。以兩雄不並棲。一旦入

其適梁也。便欲賄秦矣。惠公為入國計。捷于文公。故得先入。

國。先後之際。不便也。

夏。諸侯伐鄭。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待圍而城之。雖不時城。亦已後時矣。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

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

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

楚武城。楚地。

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

逢伯。對曰。晉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

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

之。

圍許以救鄭。兵法所謂奪其所愛。則聽矣。故孫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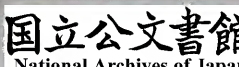
告田忌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

戟。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諸侯伐鄭。而楚圍許。諸

侯不得不釋鄭而救許。是楚一舉解鄭之圍。而收

功。于。許。也。是。使。楚。得。操。制。我。之。勢。也。夫。為。諸。侯。計。
但恐許易下鄭難下
莫。若。挾。鄭。以。要。楚。楚。若。下。許。則。我。亦。下。鄭。楚。若。復。
許。則。我。亦。復。鄭。不。然。楚。逸。我。勞。我。反。為。楚。所。致。矣。
七春。齊。人。伐。鄭。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
智。者。之。言。兢。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
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
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
能。弱。者。必。能。強。惟。不。能。強。者。自。不。能。弱。也。于。強。弱。

兩。無。所。居。而。卒。至。于。喪。亡。此。為。通。病。鄭。之。殺。申。侯。
非但說于齊亦以示絕楚耳
雖。因。濤。塗。之。謗。亦。以。申。侯。本。由。楚。而。仕。鄭。則。殺。申。
侯。固。足。以。說。于。齊。耳。
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
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
屈縣西南有采桑津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
克。
以。敗。不。相。救。為。無。恥。然。戎。狄。亦。狡。詐。善。設。伏。從。之。
或。墮。其。計。中。也。



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

後魏之伐。雖亦以不盡為恨。

不大創之。彼不得懼也。若武侯擒孟獲而窮七戰

之威。為一勞永逸之計。

是錯所為。壹大治則終身創。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號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

言一期之後。狄必來伐晉。

澶淵之役。寇平仲欲以策困契丹。邀之稱臣。曰。如

是可百年無事。卒不聽。而與之盟。後雖無事。而宋

之弱形見矣。縱敵生患。則梁由靡之策為長。

敗之而不盡。猶虞其再至。况獲利而去乎。吾不知謀國者何等矣。

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明期年之言驗。

即何得使之不來。惟來而不能為我患。此常得中

策。故突厥寇太原。封倫以擊之。而後和為恩威兼

濟。若今歲不戰。明年必當復來也。

九年夏。會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

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

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宰孔先歸。遇晉侯

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戎山戎。南

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

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西國各失其政。猶于
日。東西南北不遑寧處。此桓之所以霸也。宰孔即以
為譏遠畧之不知何云。修德矣。宰孔之意乃在晉。
晉之內事與齊相類也。

亂耳。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
亂。里克殺奚齊于次。殺公子卓于朝。齊侯以諸侯之
師伐晉。及高粱而還。討晉亂也。齊隰朋帥師會秦師
納晉惠公。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其言多

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其納惠公也。固曰置服也。非置德也。

秦伯雖納夷吾。而私心常利晉國之亂。以天下之
勢不在晉。即在秦。惟恐晉之爭霸也。人王其於東

年十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
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所謂同舟之勢也。不得不救。

蘇子雖無信。而假手于狄。是以夷狄戕中國也。苟
滅溫之後。聲罪而致之討。庶幾得全之道乎。曰。諸

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曰。夷吾無

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秦。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于韓。咄咄怪事。此等皆為後世妖賊作俑。

總之見晉侯不能安其國耳

十一年夏，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

門。揚拒泉臯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維水之間者。王子帶召之也。甘昭公也，召戎

欲因以篡位。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曰：平戎者，譏之也。戎，晉所欲用者也。是時，晉仍失

國于冀北者，類用戎，古今同也。

周不失戎，其平戎者為戎，非為周也。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楚之滅弦也。弦子奔黃。弦滅而黃自不能免矣。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郭。懼狄難也。楚丘，衛國都，郭，郭也。此與楚之城郭不同耳。

設險至國都而險益微矣。然衛弱國也，不能及遠。

以保都為幸耳。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

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孟達叛魏，司馬懿討之，倍道兼行，八日至其城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二千里。聞我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歎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懿攻破之，遂斬達。此皆恃其僻遠。然新城地形指畫瞭晰近蜀，遠魏，黃近楚，遠齊，其地勢又不

同也。此而不備，豈足存乎？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前年子帶召戎伐周，故王治其

罪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

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仲下卿，王為加禮，以上卿之禮饗之。

齊使管子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則是晉能

得戎要領也。至悼公大收和戎之利益，晉居山右

能驅使諸戎如王浚、劉琨以胡戎之去留為強弱

也。

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怠。往踐乃職。無逆朕命。不言位而言職者。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專之。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怠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仲有大功于天下。其宜世祀也。如漢高為魏公子。無忌置守塚也。仲柄齊而執國政。使高國之鼓不

鳴。仲豈不念高國為天子守乎。以霸齊而匡天下。

仲雖執齊柄而禮秩則讓高國所以安高國也

固非仲不能矣。

十三年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

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致戍守于周。桓固勤王乎。然戎與淮夷皆來病中。

盛衰亦自有數

國者。桓暮氣也。

子桑有謀百里有道言雖同而意不同

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

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

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灾流行。國家
 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
 伐晉。欲為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
 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
 役。明年秦饑乞糴于晉。晉人弗與。

秦伯遍詢羣臣以觀其賢否。而意實先定。蓋知惠
 公恐而無親。秦欲傾之。是以晉專為怨。秦專為德。
 昭烈所謂操以急。我以仁者也。晉在秦度中久矣。

安得不敗。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孟穆伯帥師及諸

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救徐而次于匡。乃是畏楚而不敢往也。然亦能情深淺

秋。伐厲以救徐也。

厲在徐楚之間。伐厲則楚當舍徐而趨厲。乃楚卒
致之而不來則楚得勢而諸侯失勢矣
 敗徐者不能知楚之情。而楚又料諸侯之必不能
 有加於厲。故弗救也。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徐恃救則力懈。齊畏楚則氣奪。故陳將吳明徹之
攻壽陽也。北齊王琳拒守。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
萬來援。頓軍不進。諸將咸以強援為憂。明徹曰。彼
結營不速進。其不敢戰明矣。于是疾攻壽陽。竟克
之。蓋馬武為茂建所敗。以武恃王霸之援。明日復
戰。霸閉營固守。示不相援。武戰自倍。乃知兵固須
援。亦時為援所誤耳。

定援當出入不意。虛援當使城內固。其道不同也。

晉侯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

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

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畧。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梁城今

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

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

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

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

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

涉河。侯車敗。詰之。

主秦伯之軍涉河。而晉侯車敗也。不

解。故詰問之。

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

三。巽下艮。上蠱。

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三

必其君也。

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為

君以喻惠公。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

象。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

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

敗及韓。

凡戰以固久，人心皆以晉為曲，秦為直，則人心已

不固，何可久耶。蓋敗一也，而古人有善敗，若晉惠

公乃不善敗者。

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

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惡其不孫，不以為車右。步揚御

戎，家僕徒為右。步揚，郤犇之父。

師克在和，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

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

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

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

與人易。臨戎畏懼而變其常度，將與人易心而變化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

作，張脉僂，與外彊中乾。狡，戾也，僂，動也，氣狡憤于外，則血脉必周身而作，隨氣張。

動外雖有強形而內實乾竭

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

凡人馬必相親而後可使故吳子曰寧傷于人慎弗傷馬固也但馬必乘產之說蓋嘗疑之如興師伐人則人為主我為客豈伐秦必須秦產伐鄭必須鄭產而後可戰耶此論為能見事抑大宛月支之馬越數千里求之將安用耶是水土服習之說亦未可盡泥矣夫遷於地而又能為良斯為良馬觀小駟還淳當是馬本不佳未習之或實未調習以之嘗試故及懼而變

遂與人易

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言必敗壬戌戰于韓原

苻堅使王猛率眾伐慕容暉暉問秦眾多少中書侍郎樂嵩進曰慶鄭有云秦眾雖少戰士倍我眾

之多少。非所問也。可謂善言。衆寡矣。

晉戎馬還。澹而止。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墮泥中。公號慶鄭。慶鄭曰。

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

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將獲秦伯。鄭以救公誤

之。慶鄭不知將獲秦伯。呼使救惠公。遂誤其師。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晉獲秦伯必殺之。秦獲晉侯必歸之。天固當與秦

哉。若魏主逐赫連昌。而入其宮。夏人覺之。閉門而

索之。將得之矣。卒緣婦人之裙。以免。赫連昌逐之。

而反為魏人所執。其事頗與此相類也。

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秦伯使

辭焉。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

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

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

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

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于朝。

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太子。

懷公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于所賞之衆。

矯稱惠公之命，聚國人而賞之。國人皆感私惠而

泣，以見善言之能感人。

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

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太子諸侯聞

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

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

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晉作州兵，而兵制大變。總為簡便之也。一變于內政，再變于州兵

也。州二千五百家，率一家起五人，則是一萬二千

五百人。孔穎達曰：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

使州長治之，審如州兵之制，則亦幾于盡數調發

矣。揣晉當日之意，以舉國之民皆為兵，是舉國而

與秦為仇耳。豈知其階厲哉。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

飴甥，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

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

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

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歿無二。以此不和。

晉亦未可立圍。若立圍而秦歸惠公。則如之何。

以德歸秦。實以怨劫。秦不反惠公。必立圍以拒之。

無立圍之心。而有其勢也。

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

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

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

雖為晉言。然秦之情。勢亦自不得不爾。
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

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

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蛾析。晉大夫也。對

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

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

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言非糴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

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

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

司焉。征賦也。秦置官司，以征河東之賦。河外列城五之地，至是始歸之秦也。

秦欲服役晉，故其置君也。置所不堪者，其立文公不得已也。迨子圉逃歸，必將背秦，是以召文公納之耳。當惠公之獲也，秦寔欲歸之。雖無呂甥之辯，必不更置君明矣。

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伐厲以救徐，無功而還，是與之期而敵不來奔命也。

秋，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都。乘難取邑。

是時惠公初歸，未能用其衆。兵者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勝，信矣。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天子以四夷為守京師，孤注藉援于列國之戍而

周室日卑矣。周世受戎狄之禍者，也非秦漢大創

之寧侯五胡而後，雲擾哉。

十七年，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

人以為討而止公。

時僖公在會而季孫滅之。故不為之諱。諱則曰取。不諱則曰滅。

年十八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之銅鐵屬既而悔之。與

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故以鑄三鐘。古者以銅為兵

漢景帝時。吳王濞之反。亦恃國有鑄山之利。晉時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庾翼表陳夷人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不可禦。此以中國防夷狄也。沈休文有云。上古以銅為兵。後世

易之以鐵。而引此事為証。此可見上古兵器少而

精也。今西夷兵器最精。亦多用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園。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

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衆不可而後師于

訾。婁。狄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邑。邢所以終為衛滅。

請臣請妾。非特已自激厲。亦以奮國之臣民。所謂

怒我而怠寇也。豈徒覩然而入面哉。使宋之高宗

亦能慷慨自厲。擇良臣猛將。任以心腹。何患二帝

不復歸耶

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借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咎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李衛公曰。兵者詭道也。托之陰陽術數。太公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太公以為腐草枯骨。無

足問。散宜生發機于前而太公成機於後也。若耿

恭之刺山而飛泉湧出。長孫晟見雨血而以為虜當破滅。天人之交。殆真有感焉。至裴行儉討突厥。營塹既周。遽令移就崇岡。衆謂咸已就安。不當勞擾。行儉促徙之。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何以先知。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蓋安設營壘。須擇高阜。貴陽賤陰。舍卑就高。特主將之常道。偶值風雨。軍吏遂

詫為神而行儉恐洩勢故秘之實非有異也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功

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

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

秦取之此十八年事

大凡兵有三一曰形一曰聲一曰實即以城守言之盡力以守而外救不至為敵所破者實也其他則敵示我以形而我為形所備矣敵愚我以聲而

我為聲所震矣為形所備者僅十之三而為聲所

震者則十之七也蓋聲有頃刻數十變者有一夕

數十驚者雖斬之不能定而民于是乎潰矣昔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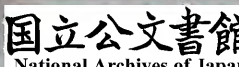
大曆中城涇州段秀實為留後刀斧將王童之欲

為變夜半焚草場秀實令曰救火者斬之童之居

外營請入救火明日斬之馬文淵在隴右傍縣有

執仇者吏民驚言羗反百姓奔入城部請閉城發

兵援時與客飲笑曰燒虜何敢犯我即怖急者可



床下伏。人服其鎮定。乃知不為形與聲所撼者必
經事多則智畧生
精智之士與經事多者為能耳。

二十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

入滑。

滑近于鄭。自當依鄭。叛鄭受兵。固其自取。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鬪穀於菟帥師伐隨。

善用小國者。須審離合。當楚漢之際。漢勝則諸侯

叛楚。楚勝則諸侯叛漢。視兩國之勝負為去就此。

猶強弱未定也。若敵強于我。而小國此蓋一特之權也顧從我。而拒

敵者。其心不能齊也。韓魏不嘗率五國之師以攻

秦乎。秦師出函谷。而五國皆敗走。豈非積威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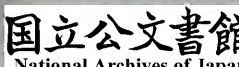
所劫耶。

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

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

多露。懼多露之濡已。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汚辱。

隨。大小國所視為向背。必隨有恩于諸小國。小國



親隨叛楚而楚又自度未能得志故不極兵威取
成而還然隨非有大志自不得叛楚而有深謀亦
言將圖吳也自不當顯然去就也

二十二年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

此矣宋公被楚執子魚以為禍猶未

宋襄見小國則強見大國則怯所以威德皆失

人各當揣度才分稱量本末齊桓晉文爭霸而伐
鄭可也宋襄爭霸而伐鄭不可也

五行志以為妖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

辛有周大夫伊虞預以晉人裸袒比之被川周地伊水也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

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

自南北交割衣冠之俗淪於左衽陽九百六蓋符

智者察其機其大驗其事最下并其事備矣

歷數披髮而祭與狄泉之鸞相類氣機先動而後
人事從之也若唐之破突厥魏徵之議屈于彥博
然終以魏文貞之策為長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甲邾不設備而禦之

格鬪非

大將法也况人主乎

禦之者親禦之也。孫氏兄弟亦有輕躁之患。嘗與

太史慈奪戟。幸衆至而解耳。堅卒爲祖軍所害。權

亦幾爲魏將所陷。况雄畧不如孫氏者哉。

以虞待不虞者勝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

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

明德

此之謂

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

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於升陘。

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邾城門也

兵凶事也。將歿官也。何可易言哉。吳子之論兵也。

一曰戒。戒者雖克如始戰。故曰先戒爲寶。今魯侯

以千乘之尊。親與邾戰。觀堯。堯見獲則失於輕佻。

獲堯堯則是恥國君矣

不能持重。固可戰而虜也。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

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

大司馬固

弗聽冬十

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旣成列。楚人

半渡可擊

可成大功

未旣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旣濟也。請擊

左氏兵法海濱要

既渡而未列可擊

三

先敗而

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

後戰

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所謂于古

左。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

為義于今為笑也

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亾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

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

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之勅者皆

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胡耆元老之稱。明

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

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

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

儻可也。儻巖也。未陳阻而鼓之

孫子曰以水助攻者強。非必以水灌城。惟借水以

助我勢。使為我用。雖敵人百萬之衆。我出奇以勝

之。斯轉弱為強。得水之助也。孫子又曰客絕水而

來。無迎之于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而吳子亦曰

苟與敵相遇。大水之傍。須知其廣狹。測其淺深。乃

左氏兵法

卷之三

三

劍間齋

為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蓋孫吳所言。正泓戰之勢也。泓之戰。觀半濟可擊。意吳起所謂舟楫不設。無用車騎。直與楚徒兵步戰耳。古人毀車成行。步戰本利出奇。使襄公能以三軍之事。一委子魚。而子魚用孫吳之術。當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已是一勝。一負。楚雖有良將。安所用哉。故高歡伐西魏。宇文泰拒之渭南。諸將以眾寡不敵為憂。泰曰。高歡越山度河。及其新至。正可擊之。潛

令軍人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軍。李弼謂泰曰。彼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陣。可先據渭曲。遂進至渭。背水為陣。命將士偃戈於葭蘆中。日晡。齊將見泰軍少。兵亂不成列。泰乃鳴鼓擊破之。豈非以水助攻者強耶。襄公儒者。子魚以為君未知戰。信矣。故陳禹謨引容齋續筆。以為國家大策。係於存亡。幸而有智者。陳至當之謀。荒愚之主。暗於事機。不旋踵而受其禍敗。誠篤論也。



左氏春秋注疏卷之三

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還過鄭鄭

文公夫人芊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楚樂師也

君子曰非禮也戎車不邇女器

觀楚子示芊氏以俘馘所謂折馘執俘也秦始有

首級獲首賜級而弊紛然若晉武帝時刺史石鑿

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我所取信而

乃下同為詐義得爾乎遣歸鄉里終不復用蓋冒

級之弊狄武襄詳言之大意謂軍士爭級多致相成少保屢以此言戒軍士

殺又其間以首級為貨賣于無功不戰之人願一

切寢罷豈非計功莫便於折馘耶况首級施於虜

猶可者以虜首易辨也若捕盜而計首級未有不

殺良以冒功矣以民與賊實無從辨別故討賊者

以盜即我民不斬級不獻俘惟計其成敗以為賞桂文襄公論此事甚明切

罰庶偽冒杜而爵賞實三軍爭奮矣

左氏春秋注疏卷之三 三 劍閣齋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四
齊侯伐宋圍緝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乘宋襄之敗而伐之其執詞也曰無忘桓公之德
故盟于齊而宋不會是以伐之夫宋襄固有恩于
桓者也

左氏兵法測要卷之四

陳睂公先生鑒定

華亭宋徵璧尚木臆論
同邑徐孚遠闇公評閱

僖公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緝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乘宋襄之敗而伐之其執詞也宋不會齊猶有圖霸之心也曰無忘桓公之德

故盟于齊而宋不會是以伐之夫宋襄固有恩于

桓者也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

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

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

與有幾也。齊對曰。宋圍蔡以弱其不與盟于齊也。

得臣恃才而凌上。子文知其終不為人下也。故遜

位以避之。得臣在子文度中矣。是以子文以功名

終而得臣不免於難。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

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

人有人而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

力弱而戰。戰必不勝。不若出奔為萬全。

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

凡公子出亡。皆有從亡之士。冀一旦反國而有從

龍之功也。管鮑之於桓公子糾。伍胥之於太子建。

皆然而文公之五人獨著。以其在外久而反國遲。

更以事難見奇耳。

耳

如是其久

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

如是其困

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

也稽首受而載之

其難在此

文公以羈旅公子而從亡者衆惠公已入國有君

矣安知後之有立從亡者之無二心也乎子犯之

入言以堅從者故曰天命也文公亦悟是以拜受之

及齊齊桓公妻之以宗女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

妻之

者以為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

姜氏奇女子

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

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

惠公已困秦入故文公欲久留于齊

重耳之于齊也以齊霸國欲觀其遺政乎且日冀

齊之納我也姜氏知孝公之衰而不能納也故欲

其去之惟恐不速

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文公之于齊也不猶先主之婚于吳乎曰有事同

而勢異者不可一律也。先主之婚于吳，寄身虎狼之側，不得已也。文公之婚于齊，雖志不忘返國，而時有未可，則莫若以齊為安。蓋文公志大而語夸，苟非大度之主，則必忌觀適楚，而子玉請殺之，則不若居齊為少安明矣。夫桓沒而孝嗣，即久居其國，豈足為我患哉？公子所為，不可以姜氏未能知也。不。可。而。後。行。則。得。姜。氏。之。心。而。無。後。患。耳。我心也不然。英雄豈無髀肉之嘆，而反出兒婦人下耶。

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

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

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

文公雖為亡公子，而氣剛語直，不屈於人。雖幸有

天命，非保身之道也。繆公初欲納文公矣，而內實

憚之，乃先惠公，然則其遲遲反國，蓋為此乎。

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楚送文公于秦者以子玉既有他心恐其不並立亦善處難事

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此忠智之士所不能嘿嘿以處此也。然王景畧勸苻堅殺慕容垂而苻堅不聽。曰：以為任有天命者自為之，可謂有人君之度焉。楚子不聽子玉，亦猶是矣。又晉因何可以辭不聽從。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子圉妻

納懷嬴則其交固矣

秦女五人，懷嬴繆之愛女也。子圉棄之而失國，文公納之而有國。二君得失之事在此而已。後卒以為夫人，晉人所謂寵于二君者也。

奉匭沃盥，既而揮之。匭沃盥器也揮前也怒曰：秦晉匹也，何以

能剛能柔

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而猶言曰：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夫子房于圯上，老人欣然為之取屨。子瞻以為能忍，望之似好婦，驚之若懼虎，真英雄哉。

此真相國器識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

子賦河水。義取河水。朝宗喻秦。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

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

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

秦之納文公。不得已也。懼其懷兩端。子餘以繆公

好名故。因其賦詩而下拜。以實之。使不得反顧也。

二十春王正月。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

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羈。子犯是一老手陶朱退步臣之罪甚多矣。臣

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

若能知此何患君臣之不能終耶

從亡之時。君臣之分未定。其禮亦未肅。且在外久

矣。而未有成功。豈無愁怨不堪之態耶。故曰。臣之

罪甚多。文范之不終于越。亦以患難時未必無失

禮也。

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

柳。懷遣軍。距重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

左丘明治源要

六

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郟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

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戊申使殺懷

公于高梁

文公豈若勾踐難與共安樂哉子犯于其入也要

之以誓乃知從亡之臣皆憂深而慮遠觀賞從亡

而不及介推則舅犯已深窺之矣子犯非要賞也懼交之不終也

呂卻畏偪呂甥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

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

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

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所斬

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

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

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君為蒲狄之人今君即位

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

何辱命焉言若反齊桓已將公見之以難告告欲焚

桓公之於敬仲太宗之于文貞非徒藉其用亦見

宿咎之心無不可化耳。

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

所以誘之之說必有機理惜其不傳

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秦伯送衛於晉

此三千人待之亦不可以忽

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新有呂卻之難。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紀綱

文公于呂卻之謀。不能正辭以執之。而潛行避其

失着也

難。則始入國而力未足以制也。蓋亦危矣。呂卻已

誅。猶留外兵國之未易如此。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

以求納之。

亦○是○異○人○求納文公

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

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

確論

守。行者為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

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從亡之人與在國之人必不相能須以道化之使其輯睦此則復國

以秦為之援。而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文公所以歸

之後第一難事也

國為易。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

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

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執二子則其辭不順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王

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

王與鄭相惡而出狄師。是室之不和而借援于鄰

也。非特藉援于隣也。直借援于盜。以一快其忿。招

豺狼而責之。禦侮亦何惑哉。

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

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慍。王又

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

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

王復之。又通于隗氏。禍本王所立。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

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

將禦之。周禮王之御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

圖之。王遂出。及坎欲。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

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

杜原毛王出適鄭。處于汜。鄭南大叔以隗氏居于濫。

御士幾何哉。而堪禦狄。且其時叔帶素寵。而權臣孽后擁之。至于越在坎敵。而國人不聽。王出則義必不勝。出奔而免于難。亦其幸也。夫王一念之微。觀王以怨鄭之故而召狄兵及立狄女後黜狄文而出奔。又適鄭則王之反覆無常。條彼條此。蓋亦可見。而輕懿親。納狄后。非所謂人欲耶。至其及于禍也。如火之燎原。不可向邇。故曰欲勝義則滅。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鷓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

既已出亡矣。雖為異冠何害于國。此必其亡時有隱情。而托此以為名。而殺之。人臣不敢求異。以異生無常。求異者。人主之所惡也。

也。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

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

敢不奔問。官守官守王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

父告于秦。二子周天子凶服降名禮也。猶恨其晚

讀忠宣制書。而知哀痛之詔。實足悚動天下。非徒

以其文也。

衛人將伐邾。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

弟仕焉。乃往得仕。

孫子曰：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若慕容垂、姚萇

皆身為苻堅重臣，而乘機伺隙，以圖恢復，蓋不入

其國，則不知其陰事，而無以觀其變也。

垂、萇之人，秦一以庇身，一以觀變。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

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

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北征錄曰：善用兵者，因其釁而已，釁應于我者，謂

之機。見於彼者，謂之隙。今夫禮至，衛入也，衛邢之

仇讐也久矣，乃用其昆弟，使巡守焉，此邢所謂隙

而衛所為夜行之道也。然禮至之出也，必以得罪

於衛，而出其入邢也，必欲與邢共謀衛也。信之深

則任之固矣。夫諸侯之亡，大夫所至無不禮而用

者，所謂楚有才而晉用之也。今邢乃受間焉，此受

降之難也，不可一律論也。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

若文若之策也。
卷之四
劍間齋

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

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匡輔周室。使卜偃卜之。大卜名偃。曰

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戰于阪泉之野勝之。公曰

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

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乾下離大有。之睽三三。兌下離上睽大有九三變。

而為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也。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為三公而

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宴饗。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

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

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

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

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

師圍溫。大叔在溫。故。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

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

之宥。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于是始啓南陽。

夫挾天子以令諸侯。天下之大義也。本初所以失

曹公所以得也。然秦晉共納王。而晉獨享其功者。

晉親近而秦疎遠也。故同一尊王在內者，易為力。

在外者難為功。若克用之，忠于唐百倍。朱溫而不

能禁朱溫者，以朱溫在內也。宇文泰忠于魏，智勇

勝于高歡，而不能制高歡者，以高歡在內也。昭烈

奉衣帶討賊，欲召外兵除內難，事宜無成哉。

秋。秦晉伐都。在秦楚界楚鬪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

戍商密。商密都別邑，二子屯皆就所近收功耳。

秦晉納王，晉獨辭秦師而下，專收納王之功。秦晉

伐都，秦獨收商密之利，一顯名，一厚實也。

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析楚

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為克析，得其囚俘宵坎血加

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

反矣。見縛囚，故疑取析見盟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

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戍亦楚令尹子玉

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秦為兵主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此詭形以詐敵而敵墮我計者也。若种世衡之于

元昊間野利天都也。世衡既間野利，欲并間天都，乃置祭境上，作文書于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以此得罪，蓋詭伏設詐，則使敵不疑也。

亦必其國中已有可開之情，故因而實之耳。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

也。不以此易彼。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

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夫也。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

夫。狐溱，狐毛之子。

武侯曰：得原失信，古人所惜，蓋信立而後可以出令，信為萬事根本焉。尉繚子曰：令者一衆心也，衆心不審則數變，苟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夫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止，上無疑令，則衆不貳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

其力者。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

二十六年。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

先犒師則可以無戰而解

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

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

齊侯既為此言。則且意亦欲講成矣。

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

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

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

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

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

善詞

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

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

以不恐。齊侯乃還。

此猶是春秋時詞令。若在戰國時。不可用矣。然齊

齊人本意不過如是。

孝公或欲修霸業。魯人已為輸誠之詞。則亦足以

塞意矣。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

齊宋以其不臣也。

齊宋皆與晉魯獨與楚卒之刺買以說于晉兩失據矣。

秋楚成得臣鬪宜申帥帥滅夔以夔子歸。得臣驟勝而驕故當晉文而不懼。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當年勢已屬晉凡勢之所在如晨風之趨北林也。

○然○宋○欲○即○晉○且○未○須○叛○楚○以○召○兵○端○當○侯○際○
小之事大在審天下之交而揆盛衰之勢惟能擇

而動使楚人不怒而本志得行乃為善謀耳。
交而任勢者斯乃為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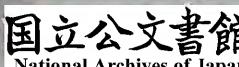
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子文之不戮一人即韓麒麟所為人不知法何所戮乎

朝而畢不戮一人。欲委重子玉故畧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子玉

為今尹故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

文飲之酒薦賈尚幼後至不賀。薦賈伯贏孫叔敖之父

夫楊素之治兵也臨戰輒求人過失而斬之而軍志亦曰能殺士卒之半者勝其次殺其十三又其



次殺其十一是威克愛之道也。若必以鞭七人貫三人耳而遽罪子玉則非矣。意吳子論將有五。一曰約。法令省而不煩。必子文約而子玉繁。以是為優劣耳。蓋孔明罰五十以下皆親覽。可謂繁矣。然讀書止求大意。可謂至約。陶公竹頭木屑。可謂繁矣。用法得法外意。可謂至約。若薦賈所言剛而無禮者。以其平日所短言之。知其後之必敗而非即言其治兵之失也。因薦賈之言而即擬議其治兵之失。此所以成後世之惑。

之失。此所以成後世之惑。

曰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

子玉褊衷之人。故疾之者眾。觀楚殺子玉而晉文喜楚享晉文。而子玉以為莫若圖之。則知楚材雖多。實無有出其右者。意子玉者。特不可獨將。而所

惟其剛也故常須抑而使之

將又未可太過其量耶若姚興之于楊佛嵩也使
之討赫連勃勃憂其驍勇不可制配兵不過五千
竟為勃勃所執而葛榮之于侯深以深能臨機設
變少與之師卒能成功兵固不可一律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
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晉下軍佐狐偃曰楚
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
矣大○意○不○欲○致○于○人○也

曹衛懼而親于楚欲以禦晉既解齊宋之圍復修
怨于曹衛伐曹衛而楚必救是使人不得不至者
害之也凡解圍之道疾趨而救之其功少出奇以
撓之而使其圍自解則其功多蓋亦致人與致于
人之別也故蘇峻攻大業而陶侃急攻石頭峻救
之而大業自解晉王救劉仁恭而攻潞州以牽梁
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

于是乎蒐于被廬被廬晉地作三軍晉獻公作三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

帥

管仲申明軍政而諸侯已服是以諸國為將者也

此論亦為獨發

故不任將若晉則用戰者也用戰者而可不謀帥

齊用虛晉用實

哉齊用列國故桓歿而齊易弱晉自為戰故文歿

而晉世長諸夏以用人者易弱用已者恒強也

中權制謀不在徒勇故中才之人

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

而意氣軒昂豈知敦詩說禮為何事耶

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

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取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

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溱佐之使

報其勞也

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

將下

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使欒枝將下軍先

軍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犇為右

魏元忠曰魏用栢直韓信輕為豎子燕任慕容評

王猛以為奴才蓋國家安危之主有必勝之將而

無必勝之兵晉之是舉也文公自為將彊力善謀

之臣甚多而卻縠有巾褐儒雅之風故其謀元帥

左氏兵去則要卷之四

歐陽公有云近臣所舉多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選乃弓馬一夫之勇以此求將而欲得當用敦詩書悅禮樂者取其樂受人言而不以己長

世之患難矣

蓋人也若君不在行而擇帥必當取剛而能斷者

誤後人也故備論之

以荀林父之好善而至于喪師以其不斷也故從

君則取其能和獨將則取其能斷也

吳子云晉文召為前行四萬而在國俱無所考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

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

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

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不詐以求豐多明定其辭不二

價重言信也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

是乎大蒐以示之禮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

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

王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欲戰勝者先治軍欲軍整者先治國

桓公內政而寄軍令文公大蒐以示民禮皆得治

國之本意所謂不勝而自勝者也經畧宏遠非後

世可幾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

濟從汲郡南渡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

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

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

凡文公所舉二帥皆非從亡之臣，不但拔才之精。

亦以示公于國也。

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

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語云：兩姑之間難為婦。魯之謂也。何不擇一而從。

之耶。曰：以國托人，非易事也。晉文公初入其功未

立，魯未知所從也。故其難如是。

晉侯圍曹，門焉，多歿。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于城上。晉侯

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師遷焉。

曹人克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克也而攻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

阻。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

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倘主將

有所疑忌。則羣情搖。羣情搖則敵乘釁而至。故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澗兵陷隙之地。乃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故傅俊軍士發塚陳尸。而郅惲以為宜收傷壘死。從之所向皆下。又按田單之誑燕將曰。吾懼燕人掘我城外塚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

便人事一旬為其要

深。知。取。舍。之。利。

其欲出戰。怒自百倍。此與曹晉事相類。而一勝一

容齋續筆亦辨二事異同。

敗者。即墨以舍墓為忿。而曹人以舍墓為懼。即墨

忿。之。與。懼。氣。之。勇。怯。也。善。用。兵。者。當。有。以。激。之。勇。

以田單為城主。是以轉敗為勝耳。

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

百人也。且曰獻狀。

軒。大。夫。車。

唐虞建官惟百。曹小國也。而乘軒者三百人。冗官

官。冗。則。食。耗。食。耗。則。

莫甚於此。

兵。弱。

今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頡怒

左氏兵法注

韓非子云負羈勸曹伯殺文公

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藝僖負羈氏。魏犇傷於胷。公

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

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超越也。曲踊。度秀實以為法令不一。雖韓白不能為理。每跳皆勉勵為之。

之僑以為戎右。

管子之治國也。以國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則君

尊。令輕則君卑。故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

曰。益令者死。虧令者死。不從令者死。治國且然而

况治軍乎。軍誌有曰。殺一人而萬人懼者。殺之。誦

之違令。自當借頭行法。但罪同而罰異。何以示公

將無頡。狐根之人。犇功臣之後。有不同耶。抑二人

之違令。或頡實造意。而左氏不明言耶。若以犇勇

而釋之。則勇者必將數犯令。何以制之。敗道矣。韓

非子載頡為文公所最愛。隕涕而斬之。而百姓皆

懼。故能大有功也。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

左氏兵法則要

卷之四

七

劍開齋

此以國戰也

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張儀所謂甚願甚懼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垓下之戰，漢王以韓信、彭越兵不至，入壁自守，卒

用子房計，韓信、彭越皆往，而藉卒敗。蓋敵多則力

分，晉之陰用齊秦，所以分楚之力也。

是時晉雖主兵，然齊秦無利則亦不可用也，故以宋賂致之。

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成穀。使子玉去宋

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

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

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

凡是非成敗皆可預必，所難必者年耳。中道夭折

若孫破虜，豈不令千古增嘆耶。即漢高得天下，春

秋亦已高矣。所謂老謀成事，誠天之所置哉。

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此三志者晉之謂矣。

孫子曰：知彼知己，知難知易，所謂允當者，度量稱

也。即我之權衡也。楚成王亦可謂知彼知己者矣。

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

之口。

將有五難。若子玉者，所謂速忿可侮也。

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

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

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故李陵以數千之兵，卒

陷于虜。夫兵不貴多，亦不厭多者，惟明于分合耳。

按六卒為子玉宗人之兵，則私卒也。家蓄私卒，鬪

氏幾為禍于楚國。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

宋之圍。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

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

左氏兵法則要

卷之四

三

劍間齋

此請亦難作答

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執宛春以怒楚。

孫子曰。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張預曰。觀其喜怒則動靜之理可得而知也。明期若拘宛春以怒楚。子玉從晉師。是其躁動也。諸葛遺巾幘以怒宣王。宣王終不戰。是其安靜也。故動與靜得自主也。

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

請復曹衛者。楚之示德于二國也。子玉此舉亦為能手。今私許復曹衛。而使之告絕于楚。二國不知楚為已請也。是以輕于絕楚而重于德晉也。子玉宜先以此情告曹衛不宜先請之晉使晉得為之計。

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亢猶當也。

左氏兵法注要

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

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

屢退以驕之也伯顏與海都交兵且戰且却凡七

日諸將以為怯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必誘其

深入乃一戰可擒耳諸將必欲速戰恐失海都誰

任其咎諸將不聽而海都脫去蓋晉臣之謀在必

得子玉矣

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

項王之戒曰大司馬慎弗與漢戰也

父崔天秦小子慙次于城濮

召陵之役以不戰為主不得已則戰城濮之役以

必戰為主不得已則不戰蓋晉之謀臣衆子玉終

當墮我計也

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

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然可以謀立新公疑焉

鄴丘陵險阻之名背鄴而舍憑恃險阻所謂去國

左氏兵法注要 卷之四 三 劍開齋

不明其誘人但言曲直

網得大魚者委而順之此之謂也

晉不勝楚不足以霸與齊桓異勢

聽其歌誦

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

此言子玉善置陣

歾。鬪其鋒不可當。晉侯是以詢之輿人。是役也。晉侯兩詢之。輿人可見文公之能用衆也。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

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

盡之。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

猶操之於漢，實乃漢賊也。智者一決而不猶豫。

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監其腦。監，捷也。是以懼。

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

子下向，故伏腦，所以柔物。

晉文銳欲圖霸，而內憚子玉，是以妖夢入焉。馮異

所謂大王慎重之性也。子犯詭言以解之，即受土

得國之類。及所解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而

曰：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也。中實有至理。

子玉使鬪勃請戰。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

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

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

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鬪勃令戒。勃子玉子西之屬。

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楚亦不若晉之文也。

楚愈驕。晉應之愈暇。暇則整整則不可敗矣。

晉車七百乘。鞮鞢鞅鞞。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鞮。在胸曰鞞。在腹曰鞅。在後曰鞞。

乘修備。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

用也。有莘。故國名。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已巳。晉

師陳于莘北。

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管子曰。器械功則

伐而不費。又曰。不試不藏。夫至是而始伐木益兵。

不已。晚乎。意此地形勢狹隘。芻多草木。不便列陳。

故伐木以益兵者。卽豹韜所云。亟廣我道。以便戰。

所斬除艸木也。益兵者。地廣而後。五萬二千五百

人皆可容耳。車戰山林茂穢。有止車禦騎之患。自

須清明無隱。然伐木爲兵器。軍中時有之。亦不可

盡非也。

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

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右

有攻其瑕而勝者攻瑕則堅者氣奪矣有搗其堅而勝者攻堅而取者披靡矣惟我之兵不能盡精

將不能盡良當秘之使敵為不可測也其他則莫

若詐泄而我已潛易如狄漢臣萬勝虎翼軍之類

敵信我堅而不知乃我瑕敵信我瑕而不知乃吾

堅則我不可測而敵自疑矣武編有云以將聞于

為將音何不可聞天下者易將不易兵以兵聞於天下者易兵不易

將此為至要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

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

藥枝使輿

曳柴而偽遁

曳柴起塵詐為眾走

楚師馳之

唐太宗與李靖論兵曰凡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

奇若我軍不却則敵安能致之來哉夫佯敗引退

皆致人也若垓下之戰韓信先合不利却乃詐敗

也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退乃真退也韓信自當

項籍觀韓信却而項王未嘗追信則知項籍善布陣矣。劉寅曰：胥臣以師犯陳蔡，此即向前為正也。狐毛設施而退，欒枝曳柴而遁，此即後却為奇也。此與霍邑之戰同，皆以奇為正也。但晉誘楚而右，軍少却，建成墜馬，偶合出奇之道耳。假使當日晉退而楚師知其詐，則左師尚可全也。城濮之制子玉，垓下之困項籍，太宗之禽宋老生，如張羅網以縛猛虎，不可以得奇正之變哉。

原軫卻，漆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蓋曹公之陣，先出合戰為正，後出橫擊為奇。衛公之陣，車徒居前為正，馬軍跳盪居後為奇。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或橫擊或背擊，不可執也。若栗

論奇正最精，蓋前人各得力處言之，其實不可拘于一律。

圍之戰，齊神武小却，高昂與蔡儁橫擊破爾朱兆。臨洛之戰，諸軍皆却，李晟橫擊田悅，大破之，則橫

擊之功大矣。夫楚之右師既已潰，而楚又誤為晉軍所誘，晉以兩軍夾攻之，晉勢重則楚不戰而自潰矣。子玉收卒而止，猶見子玉之能遠，非世將所及也。祁山之戰，馬謖全師皆潰，獨趙雲、鄧芝收其卒而不敗，將之能收者寡矣。

李勣所為得黎陽倉則大事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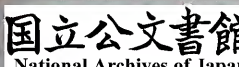
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孫子之言兵也，止十三篇，可謂約矣。然於軍食也。

三致意焉。不曰取用於國，因糧於敵，則曰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亾，無糧食則亾。又曰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蓋師行糧從，古人用兵貴持重而惡輕脫者，以營壘之設亦大半為保護糧食計耳。自不給本色而給折色，於是三軍有饑渴之患，而道路繹騷矣。夫糧食者軍之腑臟也。仲達所謂焉有人遺其腑臟而可以生者，耶。按經云：每人日支米二升。今晉軍五萬有奇，以每人二升筭之，每日應

此言近事也。給折色平居則貴糶而兵負有事則買食而民擾。國家之大患在乎是也。

左氏兵法海運要
米千石有奇。三日館穀。是食楚三千石有奇。而馬之芻粟不與焉。若如孫子二十石當一石。則是省。善。筭。晉六萬石有奇也。按筆談云。運糧不但多費。而勢難行遠。予嘗計之。負米六斗。卒自攜五日乾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若計復回。只可進九日。二人餉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若計復回。止可進十三日。三人餉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計復回。止可進十六日。三人餉一卒。極矣。若興師十萬。輕重三

之一難復加矣。運糧之法。人負六斗。此以總數率之也。其間隊長不負。樵汲減半。所餘皆均在衆。夏有死亡疾病者。所負之米。常以均之。則所負常不啻六斗矣。若以畜運。則駝運三石。馬騾減半。驢一石。然芻牧稍不時。畜輒歿。一畜歿。則并所負之粟棄之。較之人負。利害相半。
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
伯傅王。用平禮也。巳酉。王享醴。命晉侯宥。
甲、徒兵、步卒、鄭
駟介、四馬、被
既饗、又命
晉侯、助以



東。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

伯。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賜之大輅。

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也。其服鷩冕。戎輅戎車也。其服常弁。彤弓一。彤矢

百。旅弓矢千。彤，赤弓。旅，黑弓。弓一，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秬鬯一。卣。

卣，香酒。名。卣器。虎賁三百人。周禮虎賁氏以虎士三百人。先後王而趨。侯伯始受此賜。曰王

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

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

以出。出入三覲。從來至去。凡三見王。

能敵王所懷而獻功則有錫。晉文受策未為太過。

而後之禫受者皆濫觴於此。夫能為帝室除殘去

穢。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孔明所謂十錫猶

可何況九耶。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弁，以鹿子皮為之。瓊，玉之別名。

次之以飾。弁及纓。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

麋。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大

子玉之子。榮黃即榮季也。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

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

惡其無勤民之心

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宋李允則為房州刺史。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

大城為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為供器。久之

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移文北界興版築。以

不費力

護神祠。卒就關城。濬濠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

內城中。允則又徙浮圖於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

三十里。此皆因民之俗而機用寓焉。以楚俗好鬼

使子玉能因夢設權。如田單之於齊。未必不足震

此亦用兵之一奇

服民志也。然子玉之所以不與神者。亦自有見所

所見當爾不得以此事為非之

謂將在軍。禁機去祥者是也。其敗固不在此。

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

申息子弟

皆從子玉死。言何。以見其父老。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

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

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

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

或疑子玉雖材有足取。而軍敗身歿。法之無可如

何者也。不知國有一定之憲。而刑罰亦世為輕重。故國大而威不振者。宜糾之以猛。爾時楚僭王猾楚之。中。軍。不。敗。則。子。玉。猶。可。以。不。死。夏其勢方張。不患其無威。則子玉可以死。可以無死。觀淆函之敗。秦伯不殺孟明。邲之敗。晉侯不殺林父。而其後未嘗不得志。愛惜人才。豈當以失刑之罪罪之耶。
若去一。敵國。
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薦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心大志雄。不辟患禍。子玉當是姜伯約一流人。恨然亦是所對者。勤耳。實事不佳耳。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

旆。大旆。旗名。繫旒。曰旆。通帛曰旆。祁瞞姦命。掌此二事。而不修為軍令。司馬殺之。

以徇於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

時晉侯在行間。傳言司馬殺之。而不言。晉侯則知。

晉之軍政肅矣。孔疏云。風於澤者。為別失牛馬。又

於軍中亡失大旆之左旆。故杜云。掌此二事。劉炫

以為不失牛馬非也。

舟之僑先歸。何以先歸士會攝右。代舟之僑也。士會。士蔣之孫。秋七月丙申。

振旅愷以入於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獻楚俘于廟。徵會。

討貳。徵召諸侯將。冬會于溫。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

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顛頡。祁瞞。舟之僑。詩云。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觀晉惠返國。作爰田。作州兵。則知小惠遍於民矣。

重耳一戰而霸。既足令遠近畏懷。而內治其國不

得不重賞罰。蓋出政之始。臣民所觀望。所謂立武

以威眾。誅惡以禁邪。與楚當日之勢。又迥不侔也。

故李綱之論為將者。以為威信未著。則必有所假

借以立威。然後士卒可用。而功名可成。如威信已

著。則不必耳。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

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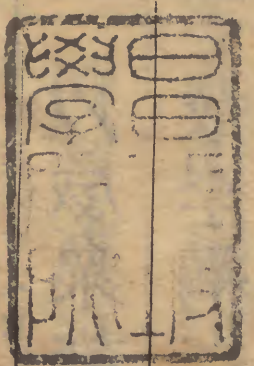
或是師管仲節兵之意。分軍以禦狄。狄人輕剽來

左氏兵法測攝卷之四終

如風雨恐我力不繼故分軍以禦之荀吳之伐戎舍車為行取步戰也則此之三行或更番迭出是

一道也徒多車少非軍之常制故各行不各重耶或是晉欲作三行故假禦狄為詞考晉作

三行而旋廢當為禦狄權設未必即僭天子六軍



左氏兵法測攝卷之四終

文北丁卯

